

程

群書考索卷五十

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兵門

邑人蕭泗校正

御將

太祖之置將也隆之以恩厚之以誠富之以財小其名而崇其勢畧其細而求其大久其官而責其成每朝必命坐賜與優厚撫而遣之嘗令郭進第為悉用同瓦有司言非親王不可用上曰郭進控扼西山十餘年使我無北顧之憂進豈滅兒女邪此可謂隆之以恩矣取董遵誨於仇讎取姚內斌於俘虜皆用之不惑郭進在西山嘗有軍校訟其不法上曰進御下嚴是必罪人懼進法欲誣進以自免也使中人猝以賜進令詰而殺之此可謂厚之以誠矣西北邊軍市之租多賜諸將不問出入往往賞賚又輒以十萬李漢超守關南屬州錢七百餘貫悉以給

與漢起猶私販確場規免商筭有以事聞者上即詔漢起悉免關征故
邊將表士足以得死力用間足以得敵情以君則安以動則勝此可謂
富之以財矣李漢起郭進皆終於觀察使所君不過巡檢使之名終亦
不以大將處之然皆得以便宜從事郭進在西山每遣戍卒以諭之曰
汝等謹奉教我猶赦汝郭進殺汝矣其假借如此故郭進所至兵未嘗
少蚬此可謂小其名而崇其勢矣王彥昇之好勇馮繼業之自伐然彥
昇守原州繼業之守廬州皆邊境以安此可謂畧其小而求其大矣何
繼筠屯隸州二十餘年董遵誨屯通遠軍四十年其餘皆不減十餘年
邊境賴之此可謂久其官而責其成矣夫寵之以非常之恩則其感深
待之以赤心則其志固養之以非常之惠則其力足以至小其名而不
撓權則位卑者有赴功之心而勇智者得以聘畧其過財則材能進久
其仕則功利悉自古用將之術不易於是太祖兼用之故李漢起屯關
南馬仁瑀守瀛州韓令坤鎮常山賀惟忠守易州何繼筠守隸州以防
北虜郭進控西山武守瑱戍晉州李謙傳守溫州李繼勳鎮昭義以

大原趙贊屯延州姚內斌守慶州董遵誨守環州馮繼業守靈武以備
西戎如姚內斌董遵誨之徒所領不過五六千人而威名皆行乎夷狄
當此之時元年誅李重進收揚州十一月誅李筠收潞州四年收湖南
六年收蜀十三年收南越十七年定江表之北內則吳越閩海歲奉貢
賦外則交州高麗請吏向化而契丹修好之使數至於闕庭供指指麾
而天下一定不知封疆之憂蓋太祖用將之術如此故養士少而蓄材
多操術簡而收功博也其次如漢之光武亦善御將關輔之役不取諸
將之健闘而獨遣馮異潁川之寇以寇恂之憂國而獨委寇恂荆州之
事以吳漢之不習舟師而獨任岑彭皆素知才畧而明於授任而又能
感之以恩假之以權結之以心觀賈復病傷之時帝撫然大驚曰果然
失吾名將聞其婦有孕生女邪我男娶之生男邪我女嫁之一時恩意
真足以感動英雄之心至恭遵以軍法殺舍中兒而謂諸將曰當避祭
遵舍中兒犯法尚且殺之必不私諸卿軍旅安將而不警及賈復之於
寇恂有部將誅戮之耻則又為之致禮極歡以消其怒曰天下未定兩

虎安得私圖今日朕分之遂戮力同心以濟天下之難帝之御將亦多術矣

任將任將貴

古者六軍之制軍將皆命卿無事則將歸卿列有事則諸卿皆將宣王之時命召虎以平淮夷而王心又寧一切委之而無疑命程伯休父以省徐士而徐方為之震驚而不可抗亦可見任將之意趙以李牧為守邊將市租皆歸募兵而軍政天於外蓋自閩以外將軍制之古之道也高祖初與蔡壇拜信以亡虜之人即以數十萬付之可謂專矣魏豹之叛高祖赦數三將謂其不足以當韓信文帝戒景帝即有緩急周亞夫可任其後七國之難亞夫獨乘傳會兵以抗吳楚之鋒武帝之興銳意征伐而任將尤所致意李廣之斬斬陵尉帝未惟不加之罰且詔褒嘉衛青霍去病皆選將兵而獨付之是以鴈門雲中之師出即有功隴西祈連之役捕虜之功獨多於諸將光武中興任用諸將關輔之役不取諸將之便而獨選馮異穎川之寇以寇恂之憂國獨委寇恂荆門之

事以吳漢不習舟師而獨任岑彭蔡遵以軍法殺令中兒而反戒諸將以為當避蔡遵所以伸其威也唐太宗用李世績於青州凡十六年而竟獲長城之固李靖之擒蕭銑滅突厥破谷渾人皆知其所向有功而不知太宗之任勛為甚專也嘗觀詔靖之言曰兵事節度皆以付公吾不從中治也肅宗之時九節度之師不相統屬而不免相州之敗憲宗用高崇文以討劉闢杜黃裳請不置監軍以一其權故不淹時而闢以平藝祖開創大業委任邊將開市之租悉以賜予往往不問其出入門校之訟主將則遣使歸之曹彬出征授之以劍副將而下有不用命者得以行法焉郭進之在西山蓋二十年李漢超在關西蓋十七年其他何繼筠之屯隸州董遵誨之屯通遠軍皆不下十餘年

兵食兵食

昔嘗復熟遷因二書至於楚漢勝敗所由分之際未嘗不為之慨歎也蓋國之所恃以為威者雖本於兵而兵之所恃以為強者實資於食觀高帝自蜀漢而東也未遑他慮而糧食之任一付於股肱之佐自關中

而東也初無他策而轉漕之計必委之輔佐之臣及崎嶇於滎陽成臯
間必據敖倉之粟以示刑制之勢則高帝之心固無一日而不在於食
也及高祖欲屯鞏洛以拒楚群臣深以為敖倉之不可棄隋何之說九
江則曰下蜀漢之粟酈生之說齊王則又曰蜀漢之粟方船而下是乃
知議論之臣亦無一日不在乎食也至於彭越往來河上必以絕楚之
糧為急韓信之定燕擊齊亦以絕楚之糧道為請其他如盧縮劉賈之
待出入楚地專以焚燒積聚為事是外而奔走之臣惟恐敵人之或豐
乎食也夫當存亡呼吸之間而運籌決勝之策惟以兵食為成敗利鈍
之幾此漢之所以得而楚之所以失項氏曾不悟也既得敖倉反視以
為無用之具棄置不守乃用以資漢徒使老弱轉糧於千里之外而識
事者固以預計楚兵之不足疲也其後太公之歸正以食少鴻溝之約
亦以食盡勢窮力竭不復自振而卒使垓下之敗夫觀楚漢之成敗在
兵食之多寡則後之議用兵者無亦思所以制勝之術可乎

兵法

古法兵之存於漢者百八十二家張良韓信刪取要用者定為三十五
家中更散逸而其後任宏校理兵書論次為四種而權謀形勢陰陽技
巧之別猶有五十三家則漢之兵法亦云備矣唐李靖請張良所學者
太公六韜三畧韓信所學者穰苴孫武蓋亦因其上所傳與夫背水
之陣以證之也然攷之藝文志上自神農黃帝風后力牧下至公孫鞅
范蠡大夫種孫臏之書無不載為兵家而獨以六韜列之於儒曰周史
之六韜六篇是也所謂太公誅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則
列之於道家者流是何黃石之所授於留侯者特不見錄以為兵書邪
蓋太公之韜畧非若孫臏穰苴以求勝也吾觀夫漢家以來孫臏
六十四陣為都隸之法而又教其將學孫臏兵法則是當時急於趨利
爭為詭詐權謀以速勝也太公之韜畧固視以為迂緩而不之好君臣
將相浸不之省歷世久遠而子房之所學者頓為無用蓋無惟乎不錄
於兵而錄於儒與道也至司馬穰苴兵法乃齊威王使大天追論古司
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號曰司馬穰苴法前漢藝文志軍禮司馬法

百五十五篇載在禮書之中而唐書藝文志載司馬穰苴法三卷在兵法之類皮日休讀司馬法曰古之取天下也以民心今之取天下也以民命漢魏尚權取赤子於利刃之下爭寸地於百戰之內是編之為術愈精而殺人愈多此所以嘆後世之兵法也自今觀之兵法以韜名者如大公之韜梁元帝王韜劉裕金韜皆韜也以法名者如田穰苴司馬法魏武續孫子兵法伍子胥兵法交將軍射法皆法也有以畧名者如黃石公三畧魏文帝兵書要畧景祐神武秘畧慶曆通英續經武畧熙寧經武要畧皆畧也有以要名者魏武兵書接要武德圖五兵八陣法要皆要也有名之以鑑者李靖六陣鑑李淳風番鑑皆鑑也有名以孫子者則又有魏武注孫子杜牧注孫子焉有名以吳子者則又有賈翊注吳子焉其他如孔衍兵林司馬彪兵記吳兢之兵家正史李光弼之統軍靈轄秘策李德裕西南備邊錄郭元振定遠安邊策劉秩止戈記皆兵法也然在用之如何耳趙括善讀父書而不能免長城之敗馬謖善論兵法而不免街亭之敗房琯學春秋軍戰法而卒敗於陳濤李

元平好論兵而竟辱於降虜聖去病不學古兵法而自顧方畧如何山濤不學孫吳而暗與之合虞翔不從兵法日行二百里變孫臏滅龜法而乃為之增竈張巡用兵嘗依古法以謂吾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而已是又不專在法也惟韓淮陰得於兵法而有以致背水之勝李衛公不廢兵法而有以成定襄之功此可謂善用兵法者子房受書圯上老人卒以一篇為沛公謀臣其發策建議初無一言及於太公兵法借著之謀踞鞍之間皆漢存亡之決秦官數語無不剴切帝心而卒濟大業八難之說至論武王造周之業皆武成之設施也急趨丞相定功行封蓋異日治國尊賢尚功之意也四皓之來蓋西伯善養老天下之父歸之之意也此皆在兵法中後世莫能察而獨高祖信用於當時此子房所以善談兵者歟史家謂子房以太公兵法說沛公而不知子房未嘗以兵法為言也晁錯以儒者上兵書魏相以儒者識兵畧士大夫指司馬孫子兵法以為談者蓋不一數孰有如子房善藏其用哉抑又有攷焉黃帝始置八陣法其後唐獨孤又有風后八陣圖諸葛亮造其圖於

魚腹平沙壘石為八行之武皆莫能識韓擒虎深明其法以授李靖乃
造六花陣以變九軍之法大抵八陣者即九軍九軍者方陣也六花陣
即七軍七軍者圓陣也七軍加前後二軍即為九也宋置殿前馬軍步
軍三帥即中軍前後軍之別名而馬步軍都虞候是為二虞侯天武捧
日龍神衛四廂是為四廂軍焉其制蓋原於此不獨此焉在成周則有
大司馬陣法在春秋時鄭則有魚麗陣宋則有鵝陣鶴陣越有牝牡陣
晉毀軍為行五乘為三五為伍陣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
為左角偏為前拒此又其步軍之法漢都隸之法用孫吳六十四陣漢
城下則又有陣法史記載高祖與諸侯共擊楚軍與項羽決勝城下淮
陰侯將三十萬自當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皇帝在後項羽之卒
可十萬淮陰先合不利却孔將軍費將軍縱楚兵不利淮陰復乘之城
下大敗此馬隆所謂魯公不識者也

兵器

周官司兵掌五兵五者各下其物與其等以待軍事五兵戈及戟

夷矛也五者櫓盾干者之屬也司弓矢掌六弓四弩八矢之法王弓以
弓以授射甲革楛質者夾弓使弓以授射射侯鳥獸者唐乃大弓以授
射者使者勞之此六弓之名也凡弩夾便利攻守唐大利車戰野戰
此四弩之名也凡矢在矢絜矢利少射用諸守城車戰殺矢鏃矢用諸
近射田獵矰矢弗矢用諸弋射常矢庫矢用諸散射此八矢之名也西
人為甲犀角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此又甲之名也禮自郡國至于
京師皆有武備在郡國則有庫兵或置工官庫兵以等賦為之而工官
與鐵官同置於產鐵之郡在京師則有武庫令掌於中尉而天子又有
若盧考工室若盧以藏兵器考工室以主作器械一以少府主之武庫
則以大司農錢為之也故母將隆以為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備繕
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邊吏職在距寇者得賜武庫兵其或邊兵不足
則亦出武庫工官兵器以贍之此武庫之制也以史考之公孫弘禁兵
不得挾弓弩與漢置強弩將軍之說則知漢之兵器率以弩為尚也故
攻戰圍守凡將帥所用一皆以弩為急李廣之擊匈奴以大黃射其裨

將李陵之步戰亦以運弩射退單于段會宗入烏孫選兵三十弩而陳
湯之圍鄯支亦以戰弩以後是知漢之兵用無急於弩而亦嘗時之加
尚也不然晁錯論匈奴中國之長技何以云勁弩長戟匈奴之弓不能
敵邪諸葛亮傳亮性長於巧思損益連弩皆出於其意晉馬隆募勇士
腰引弩三十六鈎者得三千五百人討涼州賊杜牧之言於李德裕請
用宣潤弩手二千擣澤潞。皇祐中有衝陣無敵流星弩。熙寧中神
臂弓又有狼牙箭鴨嘴箭皆兵器也

軍捷

自古出師而有功者皆司政焉漢武師之斬大宛鄭吉之破車師傅介
子之斬婁蘭馮奉世之斬莎車陳湯之斬郅支定軍師而通于闐者實
固也斬虜使於鄯善而威振西域者班超也呂蒙斬關羽以定荊州而
其言曰羽討樊而多備兵必恐蒙圖其後也蒙以治病還建鄴羽必撤
備兵盡赴襄陽大軍得江晝夜馳上襲其空廬則南郡可下而羽可擒
也王濬羊祜大舉伐吳社預與諸軍議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

後皆迎刃而解遂指授群帥方畧徑造建康祖逖之復河南也中流擊
楫而誓遂屯淮陰進克譙城至雍丘黃河以南盡為晉土元溫之入關
洛也發江陵水軍自襄陽而入關中遂至霸上人民爭持牛酒迎勞謝
石之破符堅也謝元為前鋒元先遣劉牢之五千入直指洛澗進屯壽
陽臨肥水元等以精兵決戰堅兵奔潰聞風聲鶴唳以為王師之至隋
賀若弼韓擒虎之平陳也若弼攻京口擒虎濟采石南北並進而陳人
皆遁至于唐之李靖之破頡利以三千喋血虜庭遂取定襄太宗以為
足以深渭水之耻者李靖也李靖之破吐谷渾也雖老尚堪一行決策
深入遂踰積石山大戰數十而降其國人者亦李靖也李勣之俘高麗
也率總管兵以伐高麗部其地為都督者李勣也李勣之破薛延陀也
與騎卒徑造白道而殘卒遂奔漢北者亦李勣也李孝恭之破蕭銑也
修戰艦於江中而後勝也侯君集之平高昌率五總管之兵而後討也
阿史那社尒之俘龜茲則在於正觀之間蘇定方之俘百濟則在高宗
之世劉仁軌則有破新羅之功薛訥則有破吐蕃之功薛仁貴則有破

突厥之功在肅宗時安慶緒之難則有郭子儀復長安克東都
在廣德中吐蕃之難則有郭子儀收長安復京師朱泚之亂而克復京師者李
晟也劉闢之叛而遂趨成都以擒闢者高崇文也吳元濟之亂而請身
督戰誓不與賊偕行卒使李愬傳縛元濟者裴度也

軍旅

古者以井田制軍人五人為伍積而為兩為卒自五卒為旅積而為師
為軍而天下之軍具矣連帥比年以簡卒卒正三年以簡徒群牧五載
大簡車徒則選擇為有時春振旅以蒐夏蒐合以苗秋治兵以獮冬大
閱以狩則練習為有時任地事以令貢賦則農時不違因農隙以講武
事則武備無缺此兵制之所以備於周也自管仲變周兵為內政制國
為二十一鄉商之鄉六而士之鄉十五故有軌里連鄉之制鄘為五屬
立五大夫使各滋一屬之政故有邑卒鄉縣屬之制國中之士為兵鄘
野之民為農兵不諳耒耜之勤而農不識干戈之事自是先王寓兵於
農之意泯矣晉涿州兵營依安甲戰國時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臨

夏之中七萬戶不下戶三男子卒固以二十一萬大抵戰國之制
以上籍為民兵而民力因矣漢無計口授田之法故賦兵以丁而不以
田自其二十三為正卒五十六而退一歲為衛士一歲為材官置材官
於郡國而京師則有南北軍南軍則光祿勳衛尉掌之北軍則中尉掌
之其地巴蜀三河潁川則多材官隴西天水安定則多騎士西北之地
則多輕車故關東上郡北地皆有車東南之地多樓船故博昌潯陽會
稽皆有船以至臨淄之弩手荆楚之劍客各惟其土之所宜而習熟之
一旦有事則以羽檄召天下兵而無有不集事者以至精兵郡國人主
親為擇將相代地吾所急委陳豨淮陽兵勁實摧灌夫歲及立秋則嚴
兵法之肄都試而不諳郡所者則必免此漢制之得也若夫以軍擊虜
預郡國材官之數者發之可也奈何吏無告教父母有市籍而一切征
行甚者列侯封君吏二千石有所不免得無困於征行者乎戍邊備胡
如上郡北地隴西之兵調之可也奈何淮南之於漢汝南之於金城相
去幾何而一切調發得無困於調發之勞乎自甲興之後兵旅尤弛都

試之法不可罷者罷之三校尉之官不可廢者廢之至於郡兵不練而專倚南北二軍以集事士大夫不開武事至使邊將以入朝此其所以失也唐因西魏周隋府兵之制而益修之二十為一而免而民無常兵之勞三時耕稼一時治兵而兵無常聚之患置府六百三十四而居關中者二百六十有一所以明輕重之勢兵散於府將歸於朝所以杜禍亂之原至於器甲則出於兵衣糧則取辦於民國無養兵之費折衝農隙教習戰陣防閑不精則罪至折衝國家有所召發則下符契於郡府參驗乃發故李必曰正觀中北城突厥延陀西取西域皆府兵也杜牧依十六衛自正觀至于開元百三十年戎臣兵伍未始有變者此也自正觀而後番役更代多不以時侍官之重乃先役是以張說募騎兵以為長從宿衛而番上之制已廢李林甫募長征兵以息山東之戍而邊戍之制又廢自是兵農既分於是有養兵之費至其甚也天寶以後騎兵之法又稍變廢折衝諸府至無兵可交而方鎮之兵盛矣諸道節度盡用胡人而精兵咸聚西北而天下之勢偏重及其末也天子亦

自置兵於京師號曰禁軍而天下治亂之勢遂繫於兵故藝祖立國之初置兵二十萬京師十萬以制外變外郡十萬足以制內而後又嚴階級之法置更戍之令斬川班般直以懲其妄訴之罪廢雄武軍以警其僥畧之擾閱武便殿以精其藝募習水戰以習其能此宋御兵之法如此也

車戰

古之用兵也險野人為主易野車為主則險野非不用車而主於人易野非不用人而主於車車之於戰動則足以衝突止則足以營衛將卒有所庇兵械衣裘有所資詩曰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則車之為利大矣昔周伐鄭為魚麗之陣先偏後伍伍承彌縫郟之戰楚君之戎分為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楚巫臣使於吳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發之周禮五伍為兩四兩為卒司馬法二十五人為兩百人為卒卒兩則人也偏則車也杜預以十五乘為大偏九乘為小偏其尤大者又有二十五乘之偏則周魚麗之偏二十五乘之偏也趙二廣之偏十五

乘之備也。臣所舍之備，九乘之備也。先備後伍，伍從其備也。卒備之
兩兩從其備也。先其車，足以當敵；後其人，足以待變。則古者車戰之法
畧可知矣。兵之道，惟車有節，諸侯節制不謹，遂以逐利於原隰草莽之
間。於是乎還淳而止，注水而止，往往軍戰由此浸廢。趙武靈王大變中
國之法，而用胡騎。然六國之時，亦多用車。漢夏侯嬰傳破李由軍，雍丘
以兵車趣攻，從擊章邯東河，以兵車疾戰，擊秦軍洛陽東，以兵車趨攻
戰此。楚漢之際，用車畧可見者也。衛青擊匈奴，以武剛車自環為營。李
陵至浚稽山，以大車為營，引士出營為陣。光武造樓櫓戰車，置塞上，以
拒匈奴。孫吳之陣，猶有革車之陣。見於周禮車僕之注，下及三國諸葛
孔明用車戰。亮之後，其法不傳。惟晉馬隆常作扁箱車，以討鮮卑而涼
州以平。馬隆之後，又莫之用。惟宋武帝以車戰得志於天下。武帝之後
又莫之用。惟宇文泰高歡之徒，又嘗畧用之。唐太宗與李衛公問對，雖
論車甚詳，而未嘗用。元宗實錄云：哥舒翰為後魏車，或塞險道，以遏奔
衝。新唐書云：馬遂為後魏車，威振北方，房次律用之，而遂有陳疇斜之

敗古者車戰，以革而增用木馬幾何，而車不見。焚古者駕以駟，而增用
牛馬幾何，而牛不耕，粟占者射御必精，而增則用劉秩將市人馬幾何，
其不一敗而塗地，或者謂晉人以什共車，必克。房增以車戰，取敗。遂以
用車不若用人，與騎之愈，是以知晉人之克，非什之利用，什之幸也。房
增之敗，非車之不利，用兵之罪也。古者教民以射御，為藝。君子以射御
為能，故君子曰：吾執御乎？執射乎？古人相率以射御，如此切嘗誦詩，見
其材之良，馬御之精，焉驂服之漸習焉。然後知斯民之習於車，果非一
日之可能也。三代各有所尚，惟周人獨上與故一器而兼衆才者，車為
多。而有輪有輻，以為之行；有箱有較，以為之安；有軸有較，以為之利。有
矛有矢，以為之建；有旗有旒，以為之識。而其詩曰：小戎僕收，五檠梁軌。
四牡騤騤，旗旐有翩。言其材之美也。當時士無責賤，莫不安於乘馳，便
於射御。未嘗有轆而溢，鎰鞍而騎者。其詩曰：淑善射，忌又良。馭忌不失，
其馳舍矢如破。言其御之精也。人安於上，與載於下，較乘承於載，馬順
夫較施之行，陣之間，則地輕馬，馬輕車，車輕人，人輕戰，而其詩曰：執轡

如組兩駿如舞蕭蕭馬鳴悠悠旆旌言其駿服之漸習也

舟戰

周禮作舟以行水月令命舟牧覆舟太公三略有水戰周制徒出於并馬出於立車出於甸舟師未詳其制焉春秋之時秦穆伐晉濟河焚舟是秦用舟也楚敗晉于鄆晉中軍下軍爭舟師以伐是晉楚之用舟也楚敗吳于長岸獲其乘舟餘皇楚囊瓦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於豫章而潛師于巢楚圍巢克之是吳之用舟也越之報吳凡四萬七千人而習定流一千是越之用舟也漢地理志廬江有船官攷諸傳則潯陽有船博昌有船往陽有船豫章零陵皆有船韓信之擊魏陳兵於臨晉而以木罌渡軍襲安邑東歐告急遣嚴助將會稽兵浮海救之中興材官騎士既罷而三郡棹卒四部黃頭班班可見此兩漢之用舟也然歷代舟師有用之於淮者有用之於江者有用之於蜀者有用之於河者有用之於海者梁韋啟伐魏乃裝大舟以廬江水軍攻魏元英於鄆陽洲大清魏章皆用之於淮也曹操與周瑜遇于赤壁瑜乃取蒙衝

艦十艘載荻柴以焚之魏兵由是大敗晉武伐吳王濬作大船連船以木為城起樓櫓蓋鷁首舟楫之盛自古未有此用之於江者也建武彭伐蜀公孫述絕水道以拒漢兵彭乃裝直進樓船冒突露橈數千艘逆流而上直衝浮橋蜀兵大敗此用之於蜀者也吳蜀長江之險全藉舟楫而舟師尚用於南方晉元温北伐勒舟師以逼許洛劉裕伐慕容超討姚洪亦浮淮入泗自河浮渭南方之長技始用於此宋武北伐王鎮惡率水軍自河入渭所乘皆蒙衝小艦沂渭而進北土素無舟楫莫不驚以為神遂克長安此用之於河者也春秋時吳欲自海入齊不克而還則猶未習海道之戰吳晉爭長黃池越范蠡汾海沂淮以絕吳隋伐高麗率江淮水軍舳舻百里浮海先進唐太宗用戰艦五百艘自萊州越平壤以伐高麗蓋又用於鯨波之間矣然唐水戰之利不載於兵志按漢武帝以樓船士二十餘萬擊粵元符三年發調吏穿昆明池以習水戰亦有機船之制唐獨不講何哉然考恭破蕭銑以荆襄總管兼統水陸嗣曹王阜討李希烈以江漢之兵大治戰艦亦必有法矣

兵志不述焉惜哉宋朝建隆有發船池開寶以為講武池雍熙習水戰於水心殿梓符置神衛水軍今之所守沿江屯重兵沿淮列城屯皆得控要重而據之明之定海平江之許浦皆駐舟師通之料角平江之與江陰皆有屯戍是今守海道之說也國家江海要害副置水軍皆習水戰戰又多造舟艦精緻堅穩夫防維及江不足為今日道自淮及泗則汴水湮塞已久獨不可自通番入海擣登萊高密以拙山東乎往者虜酋送死海上之捷與有力焉

馬政

成周之時設校人之官非徒具六馬之數也辨其六馬之屬凡軍事則物馬而頒之設庾人之官非徒具十二閑之數也教以阜馬佚特教馳攻駒則其教之也為有素矣惟其教之也為有素則用之也為適宜宣王中興此意猶有存者比物四驥閑之維則閑習為如何兩驂不倚不失其馳則其馳御者為如何中興之功或者其有得於此春秋以來晉交戰於韓原晉馬旋澤而止其之比士馬之所生晉固非少於馬者

而亦不能以求勝及晉楚之戰于邲楚許叔御樂田以致晉師執轡執轡中程式晉莫能當其鋒用能車馳卒奔以乘晉師荆楚之地固非馬之所產而獲其用如此觀韓原之戰則知馬不貴於徒盛觀邲之戰則知馬不可以不習漢氏之馬太僕之屬內則五令外則有西北邊有三十六苑至武帝則廐馬蓋四十萬矣衛霍之師發十萬騎而私從者又十四萬戰爭之餘入塞者曾不滿三萬則其馬數雖多而習於用者或少而未精較不然自兩將出塞之後史何以言其竟以馬少不伐胡邪中興之後益務省約六廐之存者一耳三十六苑之存者流馬耳何望其教習邪蓋至於唐隴右三牧八坊四十八監之制可謂養之得其地矣自張萬歲之司群牧至于王毛仲之領閑廐可謂制之得其人矣開元之中馬至四十餘萬馬色則為群望之如雲錦唐馬之盛莫盛於此然祥山之變馬至不能授甲雖多亦奚以為哉宋朝自咸平置群牧司景德置群牧使所以重其事也牧馬之盛至二十萬非徒盛也觀王明群牧故事一書則見其生息之方訓習之制莫不咸載是蓋知馬政

之所先者自熙寧廢牧馬之制而賦馬於民故其制始紊矣今日東南之馬皆取於西北此宋之所以設也互市之廢歲不下數百萬舉西路摘山之饒僅足以當歲市之費所入之綱凡百五十有一而一綱之計為馬五十是歲致馬八千矣存者既多來者未已則何患乎馬之不多然馬之不多非所患不習深可憂此愚所以拳拳言於今日也

又論

周官校人之職掌王馬之政辨六馬之屬種馬一物戎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駕馬一物此馬之種為不同也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圍三乘為阜阜一趣馬三阜為繫繫一馭夫六繫為廐廐一僕夫六廐成校校有左右駕馬三良馬之數龍馬一圍八龍一師八師一趣馬八趣馬一馭夫此養馬之政為有等也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此養馬之制為有別也其他所謂馬量三物則屬之馬質掌其牧地則屬之牧師掌十有二閑之政教以車馬則屬之度人此周之馬官也若夫御師之職曰以國比之法以時稽其馬牛

之物辨其可任者縣師之職曰若將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則受法于司馬以作其衆廢及馬牛車輦此皆馬之在於民者也至春秋時魯新延廐而傳曰凡馬日中而出日晡而入此馬政之尚存於古也晉衛公韓原之戰乘鄭小駟廢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惠公不聽戎馬還渾而止此其不合於古者也晉悼公使程鄭為乘馬御六駟屬焉晉有乘馬御之官宋有校正之官此掌馬之可攷者也晉有屈產之乘吳伐楚取駕之良馬也此馬名之可攷者也漢之三十六苑分布於西北二邊養教習擇取其良以給天子之六廐故北地西河遼東諸郡皆有牧師而太原亦有家馬官自天子六廐以供乘輿餘悉養之邊郡武帝將有事於征伐益盛養馬以西河上郡為萬騎太守而馬政始重掌於郡二千石矣蓄積廐馬有四十萬自遠衛霍之師發十萬騎及私從馬十四萬窮追匈奴然死者十餘萬入塞者不滿三萬故自兩府出塞之外竟以馬少久不伐胡於是令民得畜邊縣官假馬每限以三歲而歸息什一以除告滯之令然

終不能補車騎之乏上乃藉吏民馬而課息及於天下矣漢之馬政
自其分牧於邊苑而蓄養之地得其宜寄牧於邊民而歸息之制為不
迫至於藉取吏民馬以補車騎行此下策而其計出於無端非惟民擾
且不足為軍用也至於後漢馬政始廢舊有六廐而中興省約之後止
存一廐舊有三十六苑而中興省約之後止有漢陽流馬一苑則與西
漢大不同矣唐初得突厥馬二千疋及得隋馬三千於赤岸澤徙之隴
右監牧之制遂始於此其官領於太僕初用張萬歲領郡牧自正觀至
麟德四十年間馬四十餘萬置八坊於岐幽涇寧之間募民耕八坊之
田以給芻稼八坊之馬為四十八監時天下以一練易一馬可見馬之
盛也自萬歲失職馬政頗廢開元初王毛仲領內外閑廐使稍復舊始
二十四萬至十三年乃四十三萬天寶以後諸軍戰馬動以萬計議者
謂秦漢以來戰馬最盛故范祖禹唐鑑曰唐之國馬惟一能臣而掌之
不數十年而其多過於二百倍曰此任職之專也傳曰冀之北土為之
所生夫馬必生於邊隅而養於苦寒之地稍遷之中國則莫能壯也唐

養馬於隴右非獨就其水草之美蓋置之西戎之地必求其健也凡此
制事得其人而善其法豈有不盛者乎宋初歲遣市馬於邊自是關
始充太宗平太原之後得汾晉燕薊之馬分置諸州咸平三年置群牧
司總以內外馬政其後歲遣判官一人巡行諸監景德中群牧司判官
王明上群牧故事六卷採摭舊聞次其類例上曰上古下暨皇家生息
之新登舊字之訓至於九龍十驥之名稱東門西門之骨法無不具馬
亦可見其盡心於職矣雖然自穆王巡狩而八駿之名顯曰赤驥曰渠
黃曰騂騮曰騄耳之類在李觀則有序在曰居易則有歌此其名之彭
彭者也曰車兵曰路軫曰騎馬曰駿馬武帝又政門曰桐馬此漢太僕
曰令丞之名也曰龍馬曰閑駒曰橐泉曰鞠駮曰承華此漢太僕五監
之名也曰未央也承華曰駒駮曰騎馬曰路軫曰太廐此漢云廐之名
也曰汗血曰天馬曰渥洼曰余吾此武帝所得於西域之名也曰飛黃
曰吉良曰龍媒曰騊駼曰馱馱曰天蛇此唐左右六閑之名也曰祥麟
曰鳳苑此唐二廐之名也曰保樂曰甘露曰南晉曰北晉曰岐陽曰太

平曰宜祿曰定足此唐八坊之名也曰騰霜曰皎雪曰凝露曰浹波曰飛霞曰發電曰流金曰祥麟曰奔蛇此正觀間骨利幹十驥之名也憲宗伐蔡市馬於河西故有龍波監之名穆宗牧馬於銀州故有銀州監之名此皆不可不知也凡兵之動莫善於馬之良六月之詩四牡騤騤二章曰比物四驪閑之維則二章曰四牡脩廣其大有頌五章曰四牡既信既信且閑

馭夷狄

昆夷獫狁之患外既有以示薄伐之威而采薇之成役內又有以嚴守禦之備一月三捷無非所謂征伐也薄言還歸則終於仁愛而已矣蓋肆不殄厥愾亦不隕厥問祚域拔矣行道允矣此聖人待夷狄之常法也宣王中興帝征北伐人知其穰夷却狄而不知獫狁期於薄伐猶文式之策荆蠻至於來威宣王焉嘗拒其來哉修車馬備器械要亦盡其在我者耳豈非馭夷狄之上策乎

恢復

東漢之初群盜竊據而天下之勢遂紛紛而不可禁樊崇轉掠於青徐亦周擅切於三輔王郎之徒復盤錯於邯鄲魏異之間當是之時漢之遺緒蓋凜凜乎可懼矣惟光武屹然自會於南陽宛葉之中獨能恢復先漢之舊力倡大義以動漢民謳吟之思故尋邑之師震盪退縮而不敢抗雖以百萬之衆特剪除於昆陽一戰之頃而天下之勢自是而立其後北徙渡河而豪傑之士至杖策而歸附出師西陲而三輔之民至攜負以相屬河西奉命不勞寸兵而隴蜀之役皆次第而告平此豈特其廟謨雄斷要之以寡而擊衆正以其義在人心不可禦也方吳氏以曹操不正而自立於江東則所與為仇者實操也為吳之計者要力主大義正名討賊以共扶漢業於傾覆之餘則為破之地操必不敢入淮而為屯田之計也濡須之地操必不敢據兵而為臨江之計也龍舒之地操必不大開稻田而為逼吳之謀也柰何孫權立國之初僅為保守江東之計而無復規恢中土之畧故合肥之役一為張遼困敗之後遂歛衽而不敢與之爭顧反委質於魏而務為自全之計雖周瑜魯肅已

蒙陸遜之徒相為策畫不過為吳計爾故赤壁之戰在公瑾雖知操為漢賊而卒不能為漢以討賊此吳之所以失也不然吳豈特自全於江東而已哉東晉自劉石之難而自植於江左則所與為仇者實在劉石也為晉之計正當出於救難自誓復仇以明不共戴天之義則祖逖進兵必不肯率刑而使之自沮也周嵩復仇之請必不肯擯斥而使之不遇也五胡亂華之禍必不肯迭起於中夏而不知止也奈何元帝立國之初止為植立江左之規而無復恢復中華之故意刻日北伐旋即反佈而遂歸罪於饋運之臣加以王導畏法不能酬其克復神州之語故晉之規模遂止於守而不能以進雖庾亮庾翼褚裒商浩之徒間嘗出師而終無補於晉耳肥水之勝亦出於謝安保淮之計而不能乘其進取之機此晉之所以失也不然晉豈特苟安於江左而已哉劉宋之北伐雖嘗有功而終不能以成其功蕭梁之北伐雖嘗得地而不能守其地方劉裕以來滅南燕取後秦帝之關輔之險固已有混一區宇之勢矣然天心之所向已不能揜於夏連勃勃之言則其義亦不直於人心

加以文帝之志惟在河南而無侵幽燕之畧故到彥之統帥舟師徑趨河洛司寇之地嘗一平矣未幾而復失柳元景嘗以襄陽之師克復潼關關輔之地嘗一平矣未幾而復失至魏人瓜步之師徒追咎於禮道濟之不存而不知其所失者蓋在我也梁自肅衍之初義陽之師鍾離之圍固以不振而漢中劔閣之險皆相隨而盡入于魏正宜奮張英武大正討虜之策以強中國之勢帝也志意凋落而無規恢之謀故蕭亮之師雖大舉以伐魏然不能因梁城之捷以成深入之功卒以懦怯而自退章叡之才雖屢出以勝魏然不能因魏師之既退以復三關之地卒因詔命而論罷矣其後與魏通和而夷夏之辨泯然無別此所以為梁之失也

屯田

屯田之法在漢文帝時則有北邊屯田之言在武帝時則有西域屯田之策在昭帝則有隴右屯田之法在元帝則有南邊屯田之議至於李絳請開營田省度支漕運李泌欲以屯田易府兵之法端拱中何承矩

屯於河北而募耕隙地俾水為限以遏寇衝之奔軼虜窺麟州為河東
患龐公請募耕麟州者復租稅十五年元昊擾邊范文正公上屯田之
策以謂沿邊兵寨可置屯田據敵定課軍獲餘羨皆屯田之策也以史
考之漢自張騫通西域李廣利征伐之後初置校尉屯田渠犂而輪臺
渠犂皆有用卒至宣帝鄭吉田渠犂以積穀遂破車師此屯田於西域
者也趙充國擊先零謂擊虜以殄滅為期遂上奏願罷騎兵屯田陳十
二利此屯田於金城西羌者也建安中劉馥鎮合肥廣屯田修芍陂築
陂七門吳塘以溉稻田而公私有積鄧艾自鍾離而南積石以西五里
而置一營淮南皆相連接自壽春而至京師農官兵田雞犬之聲阡陌
相屬每軍興則汎舟而下達于江淮資有餘而無水害此屯田於淮者
也羊祜鎮襄陽吳石城守去襄陽七百餘里每為邊患祜乃以詭計令
吳罷守於是戍邏減半分以墾田八百餘頃大獲其利祜之始至也軍
無百日之糧季年有十年之積此屯田於襄陽者也晉元帝時應詹上
表曰江西良田曠廢未久火耕水耨為功差易簡流入興復農官功

勳報賞皆如魏氏故事此屯田於江西者也魏氏經營四方棄穡建置
屯田募百姓屯許下得穀百萬斛郡國列置田官數年之間所在積粟
倉庫皆滿郭子儀以河中軍食乏乃自耕百畝將校以是為差於是士
卒皆不勸而耕河中野無曠土軍有餘糧此屯田於河中者也唐李瀚
有嘉興屯田紀績頌此又屯田於嘉興者也雖然有民屯有兵屯漢之
屯田以兵唐之營田以民漢自通西域始以校尉將卒屯田渠犂趙充
國既罷騎兵所留蓋弛刑懸募及淮南汝陽步兵唐因軍府以置營田
天下之屯凡九百九十有三或屬司農或隸苑內或分請州軍鎮或以
御史蒞輸或有警則以兵千人助獲地之良薄與歲之豐約等而三之
屯官助功則賦其等為上下不特此也漢張掖之屯臨菑之屯許下之
屯陳蔡之屯鄧艾屯以兵也東晉用三長之流人墾江西之曠土後魏
籍州郡六十一以為屯田唐李絳請營田於振武王起營田於靈武
時宗兩備以流民營田於義昌屯以民也然屯田之法非內外得人則
不可行趙充國議屯田魏相實主之韓重華之屯田李絳實主之此內

得人以讀其議者也。婁師德屯田豐州，身衣皮袴，以率先士卒，諸葛亮屯田渭濱，使兵雜於居民之間，百姓按堵，軍無私焉。此外得人，以督其耕者也。

群書考索卷五十一

後集

群書考索卷五十一

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民門

風俗

古者一道德以同俗，齊七政以防民，自五家之比，至於五州之鄉，使之相保相愛，而又以本俗尚安，萬民聯兄弟，以同其恩，聯師儒朋友，以同其義。先王以謂民之觀聽，志慮不可不一，而上之好惡不可不示也。故大司徒以五禮六樂教民，而在上無異教，掌道王之德意志慮，而在上無異政，合方氏以通其財，以同其度量，而在下無異尚，除其怨惡，同其好惡，而在下無異情，而訓方氏，又道四方之政事，與其上下之志，正歲則布而訓四方，而觀新物，是以人無異心，而天下如一家，則其風俗可謂同矣。自秦以來，貴變詐而務峻刻，使風俗薄惡，人物囂頑，德色諱

語之風歷數十年而不改天下之風俗嘗趨於薄矣西漢高祖之興改制易俗而蕭曹又以寬厚清淨為天下先孝文履恭儉道德於其上而萬石君東陽侯張廷尉相與崇長者之風默檢利之習河南守吳公蜀守文公皆謹身率先以移河南巴蜀之俗日歸於厚自武帝以來好大喜功而吾丘壽王嚴安朱買臣之徒皆以辨說侍左右而張騫輩又大言無當自詭而天下之風俗嘗侈於虛矣孝宣中興綜核名實更上計簿頽為欺謾以避其謀者必使御史按察其非實用法或恃巧心增辭飾非者則詔二千石察而勿用是以文學法理之成精其能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於是天下之風俗復歸於實魏晉以來稍慕通達天下賤守節而貴清虛竹林之遊輕滅禮法士大夫爭慕效之而王衍之流又得以浮誕為美弛業廢職而天下之風俗又趨於浮矣歷江左數百餘年而猶有存者蓋至於唐太宗約已治人開文學館以崇儒重道而房玄齡收采人物杜如晦參謀軍事戴胄之執法必歸於是魏徵之諫諍必糾其非刑罰之言默而不用而仁義之說堅守力行是以官有常職田

有常產家給人足而放僻邪侈之行不作貞觀之時不三四年而遂致太平外戶不閉行旅不賈糧斷獄之數歲止二十九於是天下風俗復歸於醇宋以深仁厚澤涵養天下至於天聖明道之間百姓皆自衣食以樂其生戴白之老安坐以喜童兒幼穉什伯為群相與鼓舞於里巷之間仁宗恭己無為其上而執政大臣實得以參可否晏世無以異於漢文景之盛時民生及識五代之亂者益於是與世相忘矣故蘇公賦有曰生於野者不願為公侯藏於家者且多於府庫則民俗為可知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為高以救時行道為賢以犯顏敢諫為忠則士大夫之風俗為可知矣至上書闕下則曰仁祖德澤在人風俗知義社稷久安終必賴之

井田代田限田均田永業口分世業籍田

井田之法自黃帝而達於周其法始大備鄉遂之間井牧有法始於九夫之井而井方一里終於四縣之都而都廣一同縱之有溝洫橫之有圳澮大司徒之造都鄙辨其不易再易之有差遂人之辨郊野別其上

地中地下地之等其受田則田百畝而差之至於二百畝其列等則由
上農夫而辨之至下農夫疆里有常度分畫有常數地利足以食人人
力足以闢地至商鞅遂廢井田開阡陌收功一時而後世不勝其弊其
後代田之制起於趙過一畝三獻歲代其處善田者令學養苗之狀亡
牛者教以人耕之法命卒於官墾教民於邊郡此代田之制而漢武行
之也限田之議出於石苞謂王公以國為家京城宜不復有田宅今可
限之自國王公侯以至於丁男丁女皆有降差此限田之制而晉武行
之均田之法男子四十畝婦人止二十畝戶絕者以為公田刺史十五
頃縣令以上六頃其田則更代相傳此李安世之議而行於後魏孝文
之時永業之制男子十五皆有田畝婦人十五皆有營業又令男子十
八而受田六十而免役此北齊孝成之制而行之於清河之時也後周
伯政之初置司均之官掌田里之政視戶口之衆寡而有五畝四畝三
畝之宅有家者畝百四十有丁者止百畝是謂之司均歷貞觀之時則
有口分世業唐授田之制成丁者人一頃其八十畝為口分二十畝為

永業二百四十步為畝百畝為田多足以足其名者為寬鄉少者為
狹鄉狹因減寬鄉之半凡庶人徙鄉及貧無以葬者得賣世業自狹鄉
而徙寬鄉者得并賣口分田已賣者不復授凡授田者歲輸粟稻謂之
租輸絹綾謂之調用人之力歲二十日不役者為絹三尺謂之庸此唐
制之大畧也周世宗嘗夜見唐元槓均田圖慨然嘆曰此致治之本也
王者之政自此始乃頒其圖於天下期以一歲均之此亦有志於古也
雖然又有籍田之禮焉仁宗皇帝明道二年二月十有一日帥群臣耕
于朝陽門千畝之甸禮也先時一日備史祝號入耕祇命大臣虔告于
皇天上帝宿乾元殿及日至乘耕根車盛服而出僕臣以象輅載耒耜
陳于仗前遂即于壇壇高九尺其陛有四各四十步聖之以青二壇寬
博取容御耕之位天子三推禮儀使張士遜以禮畢奏天顏穆然變斐
祇肅計耦耕事訖十一畦而止既復大次而百僚師師縉斐在所籥座
端冕駕言放歸真日執爵太極殿公卿群有司咸在勞酒已而肆大賚
于天下命士孫秉筆記之四方萬里獲觀三帝三王之盛天神地祇亦

周不憚其累治之閑休無窮之偉觀不可尚矣自周宣之後棄禮而
不能行逮于漢文綿葛紹復武昭繼承厥有鉅定美田上林之事恭始
躬耕潘岳作賦貞觀藉田文本頌之自晉室廢亦皆循之直美觀而已
惟太宗皇帝始躬耕之匪我仁祖乃因彼聞鳴呼盛哉

井田

周禮於都鄙言易不易者地事也於鄉言上地中地下地者地利也於
遂言田萊者地力也司馬之令賦則欲知其地之厚薄食之多寡故亦
以地利言之其實一也惟遂人止地有萊五十晦為異於鄉與都鄙以
鄉之地狹於遂而都鄙之地又輕於遂故也春秋楚為掩書土田之事
井術救沃阻率大率二牧而當一井漢趙過教民治田一晦三畝歲易
其處謂之代田與一易再易之意同也然周禮上地家七人而王制孟
子則上食九人其次八人中地家六人而王制孟子下食亦五人者蓋
查禹貢之田上地至下下凡九等為掩別楚地自土田以至術沃亦九
等而周禮所言上中下地三等而已孟子王制舉上中而不及下周禮

雖中地而不及上下耳書曰濬畎澮距川詩曰惟禹甸之語曰禹盡力
乎溝洫春秋傳曰少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則井田溝洫之制尚矣周
禮小司徒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
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以任地事以令貢賦遂人凡野夫間有遂遂
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十夫有澮澮上有道
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考工記匠人為溝洫廣尺深尺謂之剛
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溝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
溝方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同間廣二尋
深二仞謂之澮司馬法六尺為步步百為晦晦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
為井井十為成成十為通通十為終終十為同鄭康成以小司徒為邑
甸縣都之別而其名與采邑同匠人有剛遂溝洫澮之制而多寡與遂
人異故言采地制井田鄉遂公邑制溝洫又謂畿內用夏貢邦國用商
助然先王之為井田也使所飲同井所食同田所食同廛所服同事出
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鄉遂六軍之所寓豈各授之田而不為

之井法乎大田之詩言魯孫來止而歌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噫嘻之詩
言春秋夏祈穀于上帝而歌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禱
周官遂人言與鋤旅師有鋤粟此鄉遂井田之事也鄭氏以鄉遂無井
田而又以遂人之法釋詩以一井之法釋旅師自是矣也孟子曰鄉田
同井請野九一而助則鄉遂之為井田可知矣小司徒九夫為井匠人
亦九夫為井井間有溝自井地言之也遂人十夫有溝蕪溝塗而言之
也然遂人百夫有洫而匠人十里為成成間有洫則九百夫之地遂人
千夫有澮而匠人百里為同同間有澮則九百夫之地其不同何耶成
間有洫非一成之地包以一洫而已謂其間有洫也同間有澮非一同
之地包以一澮而已謂其間有澮也成與同地之廣者也洫與澮溝之
大者也於成舉洫於同舉澮亦其大畧云爾春秋為掩為政并衍沃牧
而司徒井牧田野則取名於縣都而已觀二百一十國謂之州五黨亦
謂之州萬二千五百家謂之遂一夫之間亦謂之遂王畿謂之縣五鄙
亦謂之縣縣都之名豈特施於采邑哉然則鄉之井地謂之縣都可也

水利

書曰濬畎澮距川語曰濬盡方乎溝洫遂人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
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匠人廣尺深尺謂之畎田首倍之
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
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
之澮專達於川雍氏溝澮澮池之禁緇人掌稼下地以澮蓄水以防止
水以溝澮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瀉水以溝洫之於田野可決而
決則無水溢之害可塞而塞則無旱乾之患先王之時通九州陂九澤
溝洫絡脉布於天下則無適而無非水利也及井田廢而阡陌作於是
魏史起引漳水以溉鄴田而河內之民以富漢廢態穿洛以為隴首渠
而井渠之生自此始番繁穿渠引汾穀從渭上而底柱之險可無復漕
召信臣於南陽造鉗盧陂用廣溉灌後漢杜詩復修其業顯宗時王景
山海經河渠書而使修汴渠張純穿陽渠引洛水為漕而百姓得其利
魏賈逵之為豫州也通運渠二百餘所故謂之賈侯渠鄭渾之為沛郡

也興陂碣開稻田歲增租入故謂之鄭陂渠。宋開寶中以開河為惠
民河自新鄭蔡水合貫京師歷陳隸達壽春以通淮右以五丈河為廣
濟河自都城歷漕濟以及于鄆此河洛之水利也鄭國鑿涇水以溉田
於是關中為沃野秦以富強名曰鄭國渠倪寬為左內史穿六輔渠以
溉鄭國高印之田故名曰六輔渠白公引涇水以注謂溉田四千餘頃
因名曰白渠鄭當時引渭穿渠漕關東粟而渠下之民頗得以溉故謂
之鄭當時漕渠班孟堅賦西都首陳源灌溉之利而盛稱鄭白渠之沃
此關中之水利也鄧艾自陳頃以東至于壽春開廣漕渠東南有事汎
舟而下于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唐杜亞之在淮南揚州二十四陂
輟復涇塞亞乃浚蜀岡渠疏受敬陂起隈貫城以貫大舟李吉父築平
津堰以洩有餘防不足而漕流遂通築富人周本二塘而溉田萬頃漢
王景修叔孫敖之芍陂而境內豐洽劉義欣引芍陂之舊水而由是豐
稔李襲引雷陂水以溉田而百姓獲其利此皆淮之水利也韋舟為江
西觀察築堤捍江實以疏張凡為陂塘五百餘所溉田萬有二千頃

東漢讀元和實錄見冊政事卓然他日與宰相語元和時治民孰為第
一周錡對曰韋舟有大功德被于八州乃詔刻功于碑此江之水利也
馬臻之鑑湖則見於會稽孟簡之孟瀆則見於常州張閻之新豐塘則
見於晉陵此皆浙之水利也李水之金離確則見於蜀者也趙昌之作
常稔塘則見於泉之晉江者也薊之漁陽則有平虜津傍海穿渠以避
海難姜師度傳云師度之刺史易州也並海鑿渠以通餉路此海之水
利也故太史公曰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遂至於會稽上姑蘇望五
湖東闕洛納大邛迎河行淮泗濟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離碓北自
龍門至于朔方曰甚哉水之為利害也余從負薪塞宣房悲瓠子之時
而作河渠書漢都水之職屬之水衡郡國都水長丞則領於司農外是
則有所謂渭水司空有所謂池監有所謂河隄使者有所謂陂官湖官
浦官云夢官通水之渠非一所領水之官非一人則亦異乎後世文具
之政多矣

齊戒十二牧曰食執惟時商飭諸侯歲事未辟亦曰稼穡匪解先王之
治天下未始不以農為先故井田之法至周大備始於九夫之井而井
方一里終於四縣之都而都廣一甸從之有溝洫橫之有圃澮大司徒
之造都鄙辨其不易一易再易之有差遂人之辨郊野別其上地中地
下地之有等其受田則由百畝而差之至於二百畝其列等則由上農
夫而辨之至於下農夫修其稼政簡其稼器治其稼穡趨其耕耨器不
足則有合耦之法力不足則有移用之法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
出屋粟先王務農之法如此秦任商雍以三晉地狹人貧秦地廣人寡
欲是誘三晉之人使之力耕故廢井田開阡陌任其所耕不限多少井
田之制自此遂壞漢武帝時仲舒請限民名田以塞兼并而卒不果行
其後趙過代田之策一畝三畦歲代其處至於師丹限田之議欲吏民
無過至三十頃丁傳用事而其議遂格至晉石苞乃有限田之法而晉
武帝行之若均田之法出於季安世之議而行於後魏孝文之時亦業
之制此北齊孝成之制而行於清河之時也後周之初置司均之官掌

田里之政唐正觀時則有口分世業授田之制成丁者人一頃其八十
歲為口分二十畝為永業田多者為寬鄉田少者為狹鄉狹鄉授田減
寬鄉之半凡狹鄉則自賣世業自狹鄉而徙寬鄉者併賣口分歲輸粟
稱謂之租輸綾絹謂之調用人之力歲以二十日不役者日為絹三尺
謂之庸此唐制之大畧也明道三年仁宗嘗躬耕於朝陽門以勸天下
計耦耕事詔十一陸而止上言謂天下田疇半為形勢所占者於是又
定限田之法

荒政

周之盛時頌詩以告太平而豐年康年之歌更唱迭和切意當時天人
叶應和氣充塞人民享有年之樂而慮不勤於荒政也然周官一書作
於太平極盛之時而乃拳拳於荒政之目官職分列中命惟謹是故以
荒政十二聚萬民則司徒職之巡國及野以賑萬民之艱危則鄉師掌
之以至道人之掌委積廩人之移民就粟曾不敢緩夫以有年之特而
先為凶年之備此周家之遠慮而非苟安於目前者所可及也春秋以

宋季饑乞糴于晉魯饑乞糴于齊歲不登則使者轍遷於鄰國平時之
所備者何在哉魏李愷制平糴之法漢景壽昌立常平之制隋長孫平
獻義倉之畫皆公歛散之權以為凶荒之備三代而下之良法也今日
之論荒政固將為異時之備而非求為目前之計也則愚敢以是二者
為豫備之策宋朝開基之初藝祖首復義倉於五代廢弛之餘太宗繼
復常平於淳化之後以至因豐稔以廣糴置之近倉且以常參官典領
焉則又太宗之制也聖聖相承有加無已廣惠之有倉廣濟之有倉此
又慶曆嘉祐之法也是以蓄積有素而凶年之不告豈非有先備之具
乎雖然今日為凶荒之備固無以異於祖宗之時義倉之日常平之額
遍州縣而有之而和糴之法且命戒臣僚廣糴以飲其有餘所入之數
不知其幾千百石也夫以國家為荒政之備亦既詳矣而斯民一遇水
旱之變乃愒然有不給之憂何哉豈非儲蓄之雖衆而賙給之實或寡
士大夫未能仰承上意之過歟明道中遣使賑卹江淮而范仲淹實當
其選所至賑乏絕而不遺寶元中遣使賑卹蜀道而韓琦實預其行故

斯時不先其不足何必得若人者而用之則實惠足以及民而無
所慮矣

群書考索卷五十一

後集

群書考索卷五十二

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王刊行

教諭覃鐔校正

財門

漕運

言兵之患財賦之不足過計也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千里饋糧士有饑色賦者兵之所急而不足以為患何邪及觀周禮國用悉見於九式而獨於軍旅之費不與焉當是時兵農不分而國無養兵之費司馬所掌而軍政屬焉而又設六軍之衆軍賦所出卒因井田之制自地方一里而為井而至於成方十里自成十為終而至於同方百里自同十為封而至於畿方千里截然有亭於是而有稅有賦而兵食所仰以是蓋先王之時自都達境十里有飲食三十里有委五十里有積以待師旅又有委人軍旅共其委積疆場有積倉之具敵申伯土疆以峙其糧而左

氏亦云衛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定四年積倉於龜時糧於申會蒐之備達于衛境天下之富藏亦可見矣春秋之世猶有存者齊威之師陳鄭欲供資糧非獲昭四年晉文城濮之役館穀楚地三月楚師伐庸自廬以往振粟同食烏有資糧轉送者耶秦人貧於聚斂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賈山雖瀕海之粟亦至京師王丁男力耕不足糧餉榮陽又置教倉亦聚遠方之異負海之郡轉輸河北率三十鍾而致二石先王之制蕩然矣漢因秦教倉之舊歲漕關東粟以給京師自是而後漸致其弊淮南地遠或數千里遙屬於漢而吏卒送役徃長安道中衣裝悉自備吳楚兵起長安中列侯從軍者皆貸子錢以自餉西南夷役負擔餽餉費千金鍾致一石而戰士之祿塞卒之糧班班見於信史志與霍按大司農職凡郡國所積錢穀隨時轉送以供國用邊郡諸官請調度者皆為報給損多寡取相給足大農錢盡則以少府續之夫移郡國之財以給邊費自為勞擾而已此轉漕之病所以相望於秦漢而辨也故景壽昌在宣帝請糴三輔弘農等郡穀以給京師而省關東漕

卒亦可見矣唐都長安而關中號稱沃野然其土地狹所出不足以京師備水旱故嘗轉漕東南之粟高祖太宗之時用物有節而易騰水陸漕運歲不過二十萬石高宗以後歲益增多江淮漕米至於東都陸運至陝其費不貲開元中裴耀卿請罷陝陸運而置河口使江南漕舟至河口者轉粟於倉而去江南之舟不入黃河黃河之舟不入洛口而河陽栢厓太原永豐渭南諸倉節次轉運故三歲漕七百萬石省陸運錢三十萬緡代宗廣德中劉晏專領轉輸晏為歇艦支江船二千艘自揚州至河陰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運積揚州汴河之運積河陰河船之運積渭口渭船之運入太倉歲轉運百一十萬石

常平義倉

成周養民之法縣都有委積倉廩有分頒振荒卹災具載禮典古先聖人法制豫防俾歲雖凶而常豐民雖貧而常足者罔不由此唐自太宗立口分田以制民之產設租庸調以斂民之財市無濫征田無橫賦民

生其時既富既庶而帝心猶惟惠民之務是講是求正觀三年戴胄言
隋固有社倉儲民所輸以備一歲民免饑饉時號良法今聖仁在御約
已便民無復遺利社倉之制尚未及舉臣愚謂可倣隋舊法立義倉以
廣儲蓄乃自王公以下爰及衆庶計墾田之數畝稅二升粟麥稻稻隨
地所宜鄉之寬狹田之登耗悉為定制商賈無田者以戶為九等自石
至斗其數有差貯之州縣庸備歉歲於是四海之廣廩庾相望隨致斗
米三錢之效言唐治者以太宗為首義倉之立不為無助也厥後明皇
開元踵而行之申服給之法嚴變易之禁致治之美相與比隆彼漢之
文景太倉有紅腐之粟百姓有家給之效顯宗永平粟直止三十五常
滿倉於京師可謂盛矣乃不能設敏散之法以垂無窮田視太宗之制
一何異歟柳宗元作正符鋪張有唐受命之懿有曰鄉為義廩敏發強
飭歲丁大浸人以有年端不誣已其後洛相繼并秦蒲等州各有儲蓄
有九年五年之制又自別為常平倉至肅宗時第五琦請天下常平倉
皆置庫以蓄本錢趙贊請竹木茶漆稅十一之一以贍常平本錢皆常平

之事也宋義倉始於建隆而復備於慶曆常平立於淳化而廣於

蓄積

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制
國用雖有水旱民無菜色周官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自鄉里而
至于閭閻自鄙野而至于郡縣莫不皆有委積倉人則掌粟入之藏以
待邦用粟人掌九穀之數以詔穀用如積倉於幽時糧於申會蒐之備
達于衛境天下之藏亦可見矣秦人盡歛天下之財賦負海之粟歸於
京師男子力耕不足糧餼西漢之興高帝就食蜀漢天下既定名無蓋
藏於是省法約禁輕田租十五而稅一轉漕關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
過數十萬石孝文恭儉節用勸課農田故賈誼有論蓄積之疏以為積
貯者天下之大命也漢之為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於是
開籍田躬耕以勸百姓晁錯有廣蓄積之策以為明主廣蓄積以實倉
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於是募天下入粟縣官以拜爵除罪是以太
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腐敗而不可食孝武外事四夷內興

功利役費並興而民去卒故末年海內虛耗而趙過代田之策始事務
本用力少而得穀多宣帝時景壽昌請置常平倉以省漕運唐太宗時
備凶荒則有社倉從戴胄之議則又置義倉其後又置常平倉粟藏九
年米藏五年故正觀間平米三錢行旅不資糧開元之際海內富貴米
斗之價不過十三末年用不知節錢穀之臣始事賤削滄陽之變民物
廢耗天下蕭然藝祖建隆之初命朝臣以掌倉稟淳化之時又置常平
倉河東之地立和糴之法真宗咸平之間則惠民又有倉矣仁宗嘉祐
之間則廣惠又有倉矣

鹽鐵酒茶

鹽鐵酒茶皆起於漢唐兵興之時而皆足以裕國昔猗頓於鹽池莫鹽
與王者將富而蜀之卓氏即水山鼓鑄而富至童八百人自鄭當時薦
齊之大鬻鹽與南陽之大治而鹽鐵悉在官郡國置鹽官者三十九鴈
門沃陽有長丞焉置鐵官者五十一而不出鐵者有小鐵官焉天下之
私煮鐵器者有刑故董仲舒曰今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元始之間

及文學燒罷鹽鐵而桑大夫力爭之惟恐國用之不足此漢鹽鐵之大
畧也唐之鹽池十八井六百四十皆隸度支第五琦初變鹽法盡種天
下鹽斗加其價自兵起後不足供費劉晏於是上鹽法輕重之宜以
吏多則州縣擾惟出鹽鄉因舊吏亭戶糴兩人縱其所之江嶺天鹽遠
者有常平鹽每商人不至則減價以糴民官收厚利而人不知貴晏之
始至也鹽鐵歲總二十萬緡至大曆末六百餘萬緡天下之賦鹽利居
半至於李巽繼之三倍晏時此唐鹽之大畧也酒之權也始於漢自武
帝天漢三年始漢權酒而唐初無酒禁肅宗時禁酤酒元和間罷京師
酤肆以權酒錢隨兩稅青苗斂之凡百五十萬餘緡茶之稅也始於唐
自趙贊在德宗時稅天下茶張滂繼之自是歲得四十萬緡宗時王播
乃增天下茶稅

和糴

開元中西北邊數十州常宿重兵地租營田皆不能贍始用和糴之策
有彭梁者請行糴法於關中命增時價什二三和糴東西畿粟各數百

萬斛江淮所運租自是關中蓄積矣溢車駕不復幸東都矣天寶中歲以錢六十萬緡賦諸道和羅正元初吐蕃初盟召諸道兵十七萬戍邊月給粟十七萬斛皆羅於漢中德宗興元初詔所在和羅上入趙充竒家問百姓樂乎對曰和羅而實強取不識一錢愁苦如此何樂之有憲宗即位之初有司以歲豐稔請畿內和羅當時府縣促督限有稽違則迫蹙鞭撻其於賦稅號為和羅其實害民正元八年陸贄上疏請令戶部以二十萬付京兆令尹令羅米以補渭橋之關斗用百錢以利農人以百餘萬付邊鎮吏羅十萬人一年之糧自是詔西北邊貴羅以實倉儲邊備浸矣仁宗時韓琦論和羅之弊曰莫匪高於市羅何人肯羅於官方請增價太祖建隆元年河北豐稔命使添價散羅以惠貧民太宗淳化二年京畿大饑遣使增價以羅貯於近倉

財用

九賦之歛財賄九式之節財用則家宰掌之頒真貨于受財之府頒其賄于受用之府太府掌之職內以掌邦之賦入職賦以掌邦之賦出

幣則又振掌事者之餘財而上之用財用則必致于司會此兩周之所以無乏用也秦人盡數歛天下財雖負海之粟亦歸之京師賈山所謂千八百國之君自養者也漢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川園地肆租稅之入自天子至封君湯沐邑皆各為奉養不領天子之經費孝文用晁錯之策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免罪孝景三十稅一其後復修賣爵令復作府庫餘財京師之錢至鉅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至陳腐而不可食武帝之時患幣之輕也而鑄白金造皮幣患商賈之重而算舟車及織錢賣爵免罪矣郡國置農官矣行均輸之權鹽酒醋矣日用宜滋益矣然而忽有水旱之變往往不給昆邪之降至不能具三萬乘兩軍之出塞戰士頗不得祿何直若是凜凜也蓋漢武帝承文景富庶之後內多欲而外事兵役徒見其取諸民之未病也則重賦歛而不拯卹曾不知文景休養生息之餘所賴以扶持而海內虛耗之弊始於末年見之唐之始授人以口分世業之田而取之以租庸調之法其用之也有節蓋其蓄兵以府衛之制故兵雖多而無所損設

官有常負之數故官不濫而易祿明皇初至于開元國用猶足天寶以來外奉軍兵於是韋堅楊慎矜王洪楊國忠各以哀刻進代宗時劉晏用權鹽法以充軍國之用其始江淮鹽利不過四十萬季年乃六百萬用漕運法以轉相給受每歲運使或至百餘萬斛排兩賈以制低昂常操天下贏貨以佐軍興雖擊兵數十年敵不及民而用度足德宗用楊炎因租庸調法壞遂作稅法取大曆中一年科率多者為兩稅法其後朱泚之反用益不足而借商之令出陳京請借富商賈錢陳少遊請增本道稅錢趙贊請稅緡錢除陌錢已而又有折紬日進奉日宣索日和市此大曆之數再倍矣故陸贄上疏言兩稅新制竭耗編氓以錢為賦其害尤甚德宗自居奉天儲蓄空窘朱泚既平於是屬意聚斂有日進又有月進自裴延齡用事益為天子積私財而生民重困憲宗罷進奉而分天下之賦以為三一日上供二日送使三日留州及用皇用鐔由是益刻剝矣。宋制三司使以總國計應四方貢賦之入朝廷未嘗與也一歸三司總鹽鐵度支戶部計省使其所掌之財驅磨財賦則悉置

廢勸司造作軍器則歸之胥寮水土之正則隸之修造河防之役則歸之河渠案且國家工役之費無出於三事其所用為耗蠹之大者必命三司使總之乃可節以制度也

稅賦

古者冢宰以九賦斂財用自邦中之賦而至于幣餘之賦取之為有度太府以式法受財用自關市之賦以待膳服至于幣餘之賦以待賜予而用之為有節載師之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則取於田者不至於過墾人掌斂市斂布總布質布罰布墨布而入于泉府則取之於市者不至於多自秦人以頭會箕斂之法盡括天下之財賦而民不能以聊生漢興田租什五而稅一或三十而稅一或五十而稅一或賜其田租之半或令民無出今年租則其賦為甚薄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亦出賦錢百二十民生七歲至十四出口錢賦又戍邊則日更賦則其賦為右利觀文帝時諸侯無入貢郡國無來獻除田租稅關無用傳弛山澤之賦惟市肆之租不聞蠲減之詔往往以抑末之故也武帝之時舟車

緡錢則有羨鹽鐵酒膠則有權其所以司斂藏輸納之職田租則領於司農渠田則入於少府假民之田則有稻田使者掌焉池苑之所田者則有水衡掌焉海租則歸之海丞魚鹽則歸之魚官用度疑若有餘矣然貫朽紅腐之效不復見於武帝之世而大農錢盡賦稅耗竭文帝之時有是乎方唐之初授田百畝歲輸粟秸謂之租此所謂稅也丁則歲歲輸綾綺純布謂之調用人之力歲二十日不役則收其庸此所謂賦也自正觀至開元未嘗有所變也天寶以後供億不常漸隳經制肅宗始用第五琦權鹽劉晏繼之其初鹽利歲四十萬迨至季年則六百餘萬德宗始用趙贊權茶張滂繼之茶利歲以四十萬繼至其後則增倍矣楊炎始取軍興以來非法賦歛如急備如供軍如折估如宣索之類皆合之以為兩稅陸贄以為兩稅新法耗竭編氓日月滋甚則賦歛之重至於兩稅極矣而猶以為不足如借商錢如稅間架如算除陌如日進如月進方且源源而未已何開元以前取之少而用之不至於天寶以後取之加多益以不足也昔歐陽文忠公作唐食貨志首叙租庸調

之制謂其始也用之有節蓄兵以宿衛故兵多而無損設官有常負故官不濫而易祿此所以善也其後兵冗官濫而用度之數復不節此其所以弊也宋乾德之初諸州民田有荒甚者則蠲其租不待奏太平興國之間津渡鑛稅有仍五代之舊者一切罷去天聖中兩稅之外不許發運如稅茶鹽課虧則不使三司增額

賦稅

漢世租入則有田園山澤門關市肆之租舟車緡錢則有羨鹽鐵酒膠則有權郡國供貢與夫均輸平准之利國賦筭也賦與夫免更之錢其外則又有贖罪賣爵之目焉其所以司斂藏輸納之職則田租領於司農矣而渠田入於少府陵田入於大常而假民之田則有稻田使者掌焉池苑之所田者又有水衡掌焉其所謂賦入之最多者曰鹽鐵則始之於司農最後又分於水衡矣若其山海池澤之稅則主之少府以給供養故海租歸之海丞少府之屬也市肆之租本給供養不領經費則少府事也耐金所以供宗廟嘗耐之用而少府省之其他關租則掌

之關都尉贖罪之錢則與之比軍尉而司農之職除田租鹽鐵之外則舟車緡錢酒榷均輸平準口賦筭賦賣爵之類而已及改其支用之目則山川園池市肆租稅之入以為私奉養田租以給軍食筭賦錢則治庫兵車馬而又取口賦養天子之餘以補之過更錢以給更卒耐金以供祭祀開稅以給關市罰錢以給比軍之用而鹽鐵舟車緡錢之利與夫郡國租入之類則以供軍興至於軍市租則又或以給士卒焉觀此則漢財賦之斂藏調用之目畧可觀矣觀文帝時諸侯無入貢郡國無來獻除田稅租關無用傳弛山澤賦惟市肆之租不聞蠲減之詔正欲抑未趨本也武帝之時患幣之輕也而鑄白金造皮幣患商賈之重也而筭舟車告緡錢賣爵免罪邦國置農官矣行均輸榷鹽酒酤矣財用宜益滋也奈何忽有水旱之變往往不給昆邪之降至不能興三萬乘兩軍之出塞戰士頗不得祿何直若是禦禦也秦之商君漢之晁錯其為術刻矣而其治財尤知本末至如後世一切用商君之法使民耕織致粟帛布復其身晁錯之法使民入粟買爵而勿收其租武帝承文景

富庶之後內多欲而外事兵役彼徒見其取諸民之未病也則重賦而不卹曾不知文景休養生息之餘所賴以扶持而海內虛耗之弊始於末年見之自其兵役之興而轉移餽餉之煩也而農民困自其幹鹽鐵置均輸筭商告緡也而商人困自其賣爵而得以免罪也而富民困自其立轉遷之法而入財補卽也而世家之手第困自其差出馬也而封君之吏三百石以上困自其告皮幣省耐金也而列侯困雖然民田什五稅一宜歸之大司農諸倉悉在郡國歲漕關東粟給中都僅不過數十萬石而已筭賦為錢百有二十古之所以供士馬車徒之費而今所謂調也然十月朝獻其入司農者纔六十三而在郡國者尚五十七也更之不投者出平價今所謂庸也而更卒庸錢悉在州郡蓋時以假貸貧民彼其視天下猶一家也財粟之積在在而有忽有水旱之變夷狄盜賊之虞則卽用兵民卽發其粟卽調其車馬器械是故雖有災變而莫為之憂漢之所謂有瓦解而無土崩者其或以此唐租庸調之法以人丁為本自開元以後天下戶籍久而不更造田畝賣易貧富升降

不實其後兵興財用益出而租庸調法弊壞自代宗時不以畝定稅而
以夏秋德宗用楊炎遂作兩稅置兩稅使以總之量出制入戶無主
客以居者傳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取大曆中一年科率多者為兩稅
定法然法既行民力未及寬而未陷王武俊田悅合從而叛用益不足
而借商之令出韋都資陳京請借富商錢淮南陳少遊請增本道稅錢
趙贇閱商賈之錢每緡稅二十竹木茶漆稅十之一以贍常平本錢其
後請稅間架筭除陌及朱泚平天下戶口三耗其二正元四年詔天下
兩稅審等第高下三年一定自初兩稅貨重錢輕既而物價愈下所納
愈多雖賦不增舊而民愈困矣度支以稅物頒諸司皆增本價為虛估
以給之而謂之折納復有進奉宣索之名改科役曰召雇率配曰和市
以巧避徵文比大曆之數再倍陸贄上疏請蠲革其甚害者其言兩稅
新制竭耗編氓以錢為賦其害尤甚然德宗自居奉天儲蓄空窘朱泚
既平於是屬意聚斂常賦之外進奉不息西川節度韋皋則有日進江
西觀察李蕙則有月進淮南節度杜亞等以常賦入貢名曰羨餘其外

又有進奉刺史進奉自裴肅始判官進奉自嚴綬始自裴延齡用事益
為天子積私財而生民重困憲宗罷進奉而分天下之賦以為三一曰
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及皇甫鏞由是益刻剝穆宗時錢重物輕比
兩稅初大率加三倍帝亦以貨輕錢重民困而用不充詔百官議革其
弊而議者多請重挾銅之律揚於陵曰王者制錢以權百貨古者權之
於上今索之於下昔散之四方今藏之公府昔廣鑄以資用今減爐以
廢工昔行之於中夏今洩之於邊裔今宜悉輸之以布帛穀粟由是兩
稅上供留州皆易以布帛租庸課調不計錢而納布帛云嘗歷攷唐一
代財貨損益盈虛而切有疑焉方唐之初其取於民者有田則有租有
身則有庸有家則有調自正觀至開元未嘗有所更變也天寶以後供
億不常漸隱經制肅宗始用第五琦權鹽劉晏繼之其初鹽利四十萬
緡至季年則六百餘萬矣德宗始用趙贇權茶張滂繼之茶稅歲以四
十萬緡至其後則增倍矣楊炎始取軍興以去非法賦斂如急備如供
軍如折估如宣索之類皆合之以兩稅陸贄以為兩稅新法竭耗編氓

日月滋甚則賦歛之重至兩稅極矣而猶以為不足如借商錢如稅開
架如筭除陌如日進月進方且源源不已何開元以前取之少而不至
於乏用天寶以後取之加多而益以不足也切求其所以制兵者而得
其說焉蓋唐因隋制立府兵之法有事則出而為兵無事則隱之於農
則有為兵之利而無宿兵之害此其所以取之少而用之不乏也自明
皇以府兵耗散用張說之議變府兵為彍騎朝廷有禁兵藩鎮有衛兵
兵農於是乎判故雖安平之時而不免饋餉之費此其收之多而用常
不足也抑嘗合漢唐而論之漢之法出於三代為重當時有所謂卒更
踐更過更又有筭賦賦取於民者非一疑若非其苛而民不告病者
惟於農甚優而田稅則甚輕如高帝十五稅一孝惠復行之文帝今年
賜田租之半明年又除民田租至景帝則又三十稅一其待農者既厚
故其他賦雖重亦無害也武帝悉意改作費用百出桑弘羊孔僅謀利
紛然至於海內虛耗然輪臺之詔一下而民有息肩之意者蓋當時取
民之法固為甚苛而漢家二十稅一之法猶存而不改雖商賈重困於

農則無加損觀西域傳曰當時有司亦請益民賦三十以助邊用而帝
不從至于唐租庸調亦良法也奈何德宗從楊炎之請遂變為兩稅使
其他雜賦有出於商賈濫林之征者亦併取給於田是雖曰省賦而農
民之蠹亦甚矣此終唐之世民無聊生而亂亡隨之也

唐賦稅鹽茶酒錢楮坑冶銅禁

宋朝生財之法多因於唐今日之財之患乃甚於唐愚嘗讀唐書食貨
志而勿疑之昔歐陽公作唐書諸志而於食貨尤詳曰賦稅曰茶鹽曰
權酷曰銅錢曰飛錢曰坑冶曰銅禁皆次第而歷言其本末是非特為
唐設也所以見我朝之源流相因如此也自今觀之租庸調之後易以
兩稅是時唐都長安常入東南之粟以給關中肅代之世兩河用兵費
用百出當時大半之用出於東南是唐之賦稅不見其不足唐之鹽利
皆隸度支自第五琦始變鹽法而權天下之鹽及劉晏上鹽法輕重之
宜縱商人之所之故晏之始至也鹽利歲錢四十萬緡至大曆末六百
餘萬緡是唐之鹽法不見其不足於之有稅始於趙贇張滂繼之歲得

錢四十萬其後王涯致權茶使而權茶之法始於此矣是茶之在唐未嘗乏也唐初雖無酒禁自廣德中定天下酤戶以月收稅其後以權酒錢隨兩稅青苗歛之凡天下酤酒錢百五十六萬是酒之在唐未嘗乏也劉晏易江淮銅炭以廣鑄錢歲得十餘萬韓洎請復洛源廢監而起十爐歲得錢七萬餘緡是鑄錢之利又盛於唐唐自憲宗止有飛錢之制令商賈至京師委錢於富家而以輕裝趨四方今券乃取號為飛錢是諸幣之端又原於唐唐之銀銅鐵錫一百六十餘萬韓滉建議請山澤之利宜歸王者自是皆隸於鹽鐵使是坑冶之利在唐為盛正元之初張滂奏江淮鑄銅為器文帝時李珣請禁銅器一切市之於官是禁銅之法在唐為嚴今日之賦稅亦唐法也而又有所謂和買又有所謂折帛而六農常惠於或損今日之鹽法亦唐法也而又有所謂舊鈔有所謂新錢而鹽課常患其或虧今日之茶法且非因於唐乎長引短引歲有定數而州縣征商常不及額今日之酒酤豈非因於唐乎戶部之犒賞不聞麻餘州縣之贍軍不聞溢數錢之在今也有邊關漏洩之弊

有鈔錢鼓鑄之弊雖嚴其禁而錢愈不見其多楮之在今也有允易所閱之弊有偽造換易之弊雖嚴其法而楮弊不見其重坑冶之利非不置使以專掌而採於山者有限而生於地者易窮銅器之禁非不申明其法以嚴禁而今日稍稍知懼數月之後浸以如故何乃用唐之法而終不能以如唐歟豈古今之異宜而事勢之不相類歟豈法制之未備而不能以窮其利歟又豈非謀議之臣尚有餘智而未能以悉計歟非也蓋唐劉晏李巽韓滉之徒或為戶部或為度支或為轉運或為鹽鐵皆能通知其財貨之本末而後隨其盈虛損益之勢斟酌而斡旋之故能使利源不竭而國賴其用今之尚書故曹所以總財貨之權其次則有司農有常平有轉運坑冶徃徃朝而處之暮而易之未有能通知其本末之所在者雖知其賦稅之當減也茶鹽之當去也權酤之當罷也鑄錢之當多也楮幣之當重也坑冶之不可以不盈也銅器之不可以不禁也大抵隨事而議隨弊而救而不深明其所以然之故此其患在於士大夫以財賦之職為假途也天下之事皆易知惟財計之弊非

深用其心思則未易論也况利源之在天下本末常竭而今日東南之地又自古財用之區曩時之國於此者玉帛之不波及他國封於此者銅鹽之利徧於天下或獨倚辦徧方以成昂峙之勢或專領江淮以當租稅之半而國家全盛之時備禦西戎北狄宿兵方饒使無缺事亦皆仰給於東南安有曩時皆然而今獨不然耶執事試以愚言思之財用之乏非所憂也

錢

錢法自九府圖法始而鼓鑄之官於周典無所可攷景王鑄大錢之日尚未聞有禁令而秦漢之間始聞其說意是法之立其自秦始乎漢之錢法凡九變自初變秦錢而用英錢高后變為八銖變而為五分即英錢之制也已變為四銖其文半兩而重不稱然自文景皆用其法迄無變更而建元元年始輕之為三銖焉自此錢法益多變矣或為半兩或為三銖或為五銖然自五銖行後民多盜鑄乃始鑄赤仄錢以一當五後惠民之盜鑄乃當令上林三官鑄錢而錢法始定夫錢禁之嚴亦自

漢始凡盜鑄者棄市而隣五家坐之關出徼外亦案沒入文帝最為仁民之主至雜錢罪黥之刑乃創見於此時賈生曰鑄銅錫為錢敢雜以他巧者其罪黥武帝之世乃復定鑄錢棄市之律及赤仄錢不行之後卒始思其弊令郡國毋得鑄錢舉郡國之銅悉輸之上林三官銅不布於郡國而盜鑄始息五銖之錢得以久行者銅禁之功也隋末行五銖錢天下盜起私鑄錢行鐵葉裁皮糊紙皆以為錢高祖入關民間行淺環錢其制輕小凡八九萬繞滿半斛武德四年鑄開元通寶積十錢而重一兩得輕重大之中至開元二十五年詔出銅所置監鑄開元通寶而京師庫藏皆滿自秦漢以來錢弊不知其幾變如晉之北輪陳之六銖漢之八銖梁之兩柱後周之曰五行曰大布曰永通萬國唐之乾元及第五琦之重輪乾元此皆失之太重者也漢之榆莢後魏之曰水浮曰風飄曰鵝眼宋之曰緹環曰菜子曰荇葉曰吳之沈即錢此皆又失之太輕者也惟漢之五銖與唐之開元最為折衷今以唐攷之韓滉在德宗時請復洛源廢監而起十爐歲七萬二千緡劉晏易江淮銅鉛

新炭以廣鑄錢歲得十餘萬緡此廣鑄之說也自是而錢日增故揚於陵在穆宗時曰昔廣鑄以資用今減爐而費工昔行之於中原今淺之於邊裔正此請也正元初張滂奏禁江淮鑄銅為器惟鑄錢而已文宗時李珣請加爐鑄於是禁銅器官一切為市之及武帝廢洋屠法手郁彥請毀銅像鐘磬而州縣銅益多此禁銅之法也故劉秩曰銅之為器則不如鐵鐵之為器則不如漆禁之無害禁於人則銅無用銅無所用則益賤賤則錢之用給矣正謂此也

緒

楮幣之法萌於漢武皮幣武帝以公上之用不給於是造白鹿以為皮幣或為馬或為龍或為龜各有其直而不紊國用賴以少舒至於唐又有飛錢之制憲宗令商賈至京師委錢富家以輕裝趨四方合券乃取號為飛錢即楮所由起也宋真宗時張忠定公鎮蜀以鐵錢重不可買易於是設質劑之法一交一緡始於祥符仁宗時寇瑛以蜀人交子起民爭訟議者請官自置務可以利民而止其爭蜀人至今為便緡與之

三十二年都茶場始置務乾道之四年而會子始行用時兩界相替二千萬緡而止逮淳熙甲午而衍之為四千一百二十萬然考其初可於乾道之四年而已聞折閱於乾道之九年外路之解發民間之輸納官吏之俸給並以錢會中半為令則九年之措置也封樁之現錢為樁計者五百三萬有奇而江上之積亦多南庫以金銀收換會子凡四百餘萬而行於外者總二百萬故淮東西南總乞以金銀兌換則會價高而金銀低錢良臣申乞民間入納則現錢多而會子少故孝宗於量行支降之時未嘗不存詳細究講之意豈有去七十年之久而操制扶持之不給乎今之十六界為緡計者一億二千九百二十五萬今之十七界為緡計者一億三千九百八十六萬七千有奇計南界新楮之數乃又溢於未易舊楮之前先之紹定之舊攸而十六界已出其一億八百三十餘萬矣繼之以收楮而十六界盡出矣又繼之以用兵而十七界之緡大出矣

群書考索卷五十二

後集

群書考索卷五十三

後集

山堂先生章俊

建陽知縣區玉

校

賦稅門

田賦類

論語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知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左傳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立亦足矣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

禹九等田賦

田中中賦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第十
第十一
第十二
第十三
第十四
第十五
第十六
第十七
第十八
第十九
第二十
第二十一
第二十二
第二十三
第二十四
第二十五
第二十六
第二十七
第二十八
第二十九
第三十
第三十一
第三十二
第三十三
第三十四
第三十五
第三十六
第三十七
第三十八
第三十九
第四十
第四十一
第四十二
第四十三
第四十四
第四十五
第四十六
第四十七
第四十八
第四十九
第五十
第五十一
第五十二
第五十三
第五十四
第五十五
第五十六
第五十七
第五十八
第五十九
第六十
第六十一
第六十二
第六十三
第六十四
第六十五
第六十六
第六十七
第六十八
第六十九
第七十
第七十一
第七十二
第七十三
第七十四
第七十五
第七十六
第七十七
第七十八
第七十九
第八十
第八十一
第八十二
第八十三
第八十四
第八十五
第八十六
第八十七
第八十八
第八十九
第九十
第九十一
第九十二
第九十三
第九十四
第九十五
第九十六
第九十七
第九十八
第九十九
第一百

田中下賦正
賦正欲九相當

青田上下賦中上賦第三

徐田上中賦中中賦第五

揚田下下賦下上上錯第七
田第九賦第六

荆田下中賦上下賦第八

豫田中上賦錯上中又田第四賦第二

梁田下上賦下中三錯田第七賦第八
田第九賦第三

雍田上上賦中下田第六賦第一

按冀州賦上上田中中差四等蓋冀帝都也百物所聚事事皆出於此所以賦特重於他州兗州田中下賦正等九作十三載乃同者兗州水患最甚禹八年于外惟此州十三年乃與諸州同賦孔氏謂禹當水初平制賦各隨其力後必漸增不知禹於地平天成之時人工未盡修地力未盡開制為貢賦之定法後雖人衆地闢賦不加多藏之於民以均俗民之政與後世俗括隱田之類異矣

禹貢定田以九等賦亦有九等賦之高下不與田但當說者謂地有定

宜而人無常功田上而賦下者人功廢也田下而賦上者人功修也寧如是則禹之賦亦隨宜取之而已豈其以為冗法哉九等之賦後世莫不相時而變通豈不為民害歟龍子曰治地莫不善於貢傷其法之弊也大禹之貢法雖曰校數歲之中以為常而禹之行之蓋自有道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以此推之當禹之時貢法既定而又有巡狩之禮以省耕省斂問其疾苦休戚而觀其年之豐凶厚薄以補其不足助其不給何不善之有

禹九等貢法

禹別九州任土作貢注任其土地所有定其貢賦之差

兗貢漆絲篚織文

青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象鈇松惟石

徐貢土五色羽畎夏翟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厥篚玄

織縞

揚貢金三品金銀銅也珠珉美玉篠簜牙象革羽鳥毛雉牛尾惟木豫章厥

篚織具其水物厥包橘柚錫貢錫命乃貢不常也

荆貢金三品柘各幹也括也三邦底貢厥名三物皆出雲夢之澤近澤三包惟箇輅竹括中厥篚玄纁此州梁玄纁其各無不稱善包也也既也菁菁以為茅酒厥篚玄纁此州梁玄纁其各無不稱善包也九江納

錫大龜又二寸曰大龜

豫貢漆采締紵篚織績也細綿錫貢磬錯錯治玉石曰錯治磬錯

梁貢璆各鐵銀鏤磬磬熊羆狐狸織皮貢四獸之皮織金罽

雍貢球琳皆玉琅玕石似

禹貢一書有貢有賦賦出於田而貢則因地所有而不責其所無非賦

之外又有貢也羽翮當邦賦亦此意故其書總謂之貢孟子曰夏后

氏五十而貢蓋以田賦亦謂之貢也然而八州皆有貢惟冀州無貢以

歲內王之所食時斂其賦而曰非所謂貢也邦國有歲之常貢春入貢

是也是以禹貢之言五服其歲內五百里謂之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

里納經三百里納綌服四百里粟五百里采皆謂田賦輕重之別也

里納經三百里納綌服四百里粟五百里采皆謂田賦輕重之別也

里納經三百里納綌服四百里粟五百里采皆謂田賦輕重之別也

外僕服綬服荒服則不言賦蓋取之諸侯而貢之天子天子有常法以
安其貢而已。所謂貢者皆隨地之所產如揚之橘柚荆之大龜必行
錫命而後貢示非常用之物其取田賦皆不過什一此虞夏貢賦之六
畧也

禹五服之賦

禹定九州量遠近制五服任土作貢分田定稅十一而賦萬國以康故

天子之國內五百里甸服為天子百里賦納總未葉曰總二百里納經

三百里納綌服綌葉也四百里粟五百里采所納者其外

五百里曰侯服侯侯也斥百里來供王事二百里男邦男任三百里諸

侯同為又其外五百里曰綏服服王省三百里揆文教教而竹文

二百里奮武衛奮武衛天子又其外五百里曰要服要服以三百里

夷守法也二百里蔡蔡法也又其外五百里曰荒服荒言荒三

百里蠻以文德蠻來二百里流流移也言改

商助法

授以天子之地百里之內以供官千里之內曰何以爲御千里之外曰流設方伯以爲屬公田籍而不稅七十而助是以其求也寡其供也易降及平紂暴虐厚賦以實鹿臺大斂以積鉅橋

周武王貢法

武王伐商而有天下發其財散其粟於是分九畿

甸畿貢祀物。甸畿貢嬪物任嬪以女。男畿貢器物任器以事。采

畿貢服物任服以帛。衛畿貢財物任財以具。蠻畿夷畿貢貨物任貨以絲。鎮畿

蠻畿以其所貴寶爲贄

成周國中之征

司徒之職以歲時登其夫家之數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在之其合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以歲時入其書

成周任中之法

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

皆無過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凡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出廩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不毛謂不樹桑麻也罰以二十五家之泉空五者罰以三家之稅夫出士徒車華以給縣後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六十之數以任其力待其政令以時徵其賦

成周任民之法

任農以耕事貢九穀 任圃以樹事貢草木 任工以飭材事貢器物 任商以市事貢貨賄 任牧以畜事貢鳥獸 任嬪以女事貢布帛 任衛以山事貢其物 任虞以澤事貢其物

成周立賦稅之名

因其比鄰以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夫役人歲不過三日任其土所以紀地宜也分五服設九畿所以別遠近也五人爲伍所以知衆寡也因井廬以定賦稅謂公田十一及工商衡虞之入也賦謂供重馬兵甲士徒之役充實府庫賜予之用稅給社稷宗廟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百官祿食庶事

之費皆因其所工不求其所拙農人納其獲工女効其織是以黔首安本而易贍不足而工有餘也

成周九賦九式九貢之法

周公作周官而理財之法益詳以九賦斂財賄

邦中 四郊 邦甸 家削 邦縣 邦郊 關京 山澤 幣餘

以九式均節財用

祭祀 賓客 喪荒 蓋服 任事 幣帛 芻秣 匪頒 好用

以九貢致邦國之用

祀貢 嬪貢 器貢 幣貢 材貢 貨貢 服貢 荐貢 物貢

皆屬於天官冢宰小宰致邦國九貢九賦九式之賦以均節財用又有

太府受其貨賄之入凡頒財以法式授之外府掌邦布之出入以待邦

之用內府掌貢賦之貨賄以待邦之大用職內則掌邦賦之入職成則

掌邦賦之出其理財之官可謂衆矣

貢助徹之名

孟子夏后氏五十而貢商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

。古之取民貢助徹三法而已按數歲中以為常是為貢一井之地八

家皆私百畝同治公田百畝是為助不為苟俟歲之成通以什一之法

助于百畝是為徹呂東萊

夏后氏五十而貢商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徹者徹也蓋兼貢助

而通也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八家皆私百畝其中謂公田所謂九一而

助也國中什一使自賦則用貢法矣此周人所謂徹也

魯宣稅畝

魯宣十五年初稅畝公羊傳曰初者何始也稅畝者何復畝而稅也初

稅畝何以書也吾儻爾譏始復畝籍古者曷而稅也何譏乎始復畝而

籍古者什一也為什一而籍什一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而頌聲作矣左

氏之非私也杜預之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十取其一

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遂以為常故曰初稅畝

成公立甲

左傳成公元年三月作立甲。周禮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甸，十甸為采，十采為衛，五十采為甸，十甸為采，十采為衛，五十采為甸。

表公田賦

哀公十二年春用田賦。田所一井之田賦者，取其財物也。言用田賦者，取其財物也。言用田賦者，取其財物也。言用田賦者，取其財物也。

魏文增賦

孝公十三年初為賦納商鞅說壞井田開什佰制貢賦之法

始皇收大半之賦

始皇建中能侯貴以自奉提封之內撮粟尺布一夫之役盡享於已。祖春歷秋往還萬里是所得者至寡所失者至大人用無聊海內咸怨夫。夏之貢殷之助周之藉皆十而取一也。蓋因地而稅，秦則不然，舍地而稅人，故地數未盈其稅必備，是以貧者因賦役而逃，危富者務兼井而自若，加之以内嬰功作外攘夷狄，收大半之賦，發閭左之戍，竭天下之寶財以奉其政，猶未足以贍其欲也。二世承之不變其失，反更益之，海

內慈怨遂用濟畔

田租

田有租非古法也。自什佰行而田始有租矣。秦初收天下大半之賦，漢氏興而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民，於是十五稅其一。文帝世始時行賜租之令，至十三年之六月乃盡除而不收焉。及景帝元年行半租之令，而半租之明年則又有三十稅一之令矣。故終漢家皆三十稅一者，自景帝始乎。其後雖有權益田稅之說，而竟不行，然亦衰世之政，歟。要之漢世太率以寬租為意，故流民免而新田則稍入運租之民，又時貸焉。若夫田租之外，又有彙稅，又有計百物之錢，兩則其弊政也。

十五稅一

減田租十五稅一。鄧長注曰：漢家初十五稅一，儉於周十稅一也。中間廢今復云也。如淳曰：秦作阿房之宮，收大半之賦，遂行至此，乃復十五稅一。師古曰：鄧說是也。惠。漢興民夫作業，天下既定，民無蓋藏，高帝於是輕田租十五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

賜租

文帝二年詔云今茲親率群臣農以勸之其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十一年詔曰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將何以勸焉其賜八年農民田租之半宣帝甘露二年賜民無出今年租。本始元年五月賜天下租稅勿收。

除租

文帝十三年六月詔曰農者租稅之賦其餘田之租稅蠲。景帝元年詔曰今年令半田租本

三十稅一

孝景二年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稅一也食貨志莽下令曰漢氏咸輕田租三十而稅一常有更賦疲瘵咸出而豪民分田却假厥名三十實稅五也

權益田園稅

成帝賜方進朕惟往時之用與今一也君不量多少奏一切增賦稅城

齊梁及園田過更張晏注曰一切權時也粟城郭旁池園田入多益其

稅也禮方

此見不過三萬免

平帝時天下民此見不滿二萬及被災之郡不滿十萬勿租稅本

行所過免

元封元年行所巡至傳奉高蛇立壁城其父民田租逋賦皆已除。四

年賜汾陰夏陽中都三縣及楊氏皆出今年租賦太初四年夏四月赦

天下行所過毋出田租武。神爵元年詔賜行所過毋出田租宣。初

元四年三月幸河東祠后土所過毋出租賦。末光元年幸甘泉郊泰

時所過毋出租賦元。末始四年幸河東祠后土賜所過毋出田租食

初郡免

武帝時初置郡十七以其故俗治無賦稅食

災郡免

元帝時于定國為丞相責以職事曰民田有災害吏不肯除收趣其相

以故重困傳。昭帝即位二年秋八月詔曰往年災害多今年雖災
傷毋令民出今年田租本。本始三年大旱郡國旱其令民毋出租稅
紀。四年詔地震破壞甚者勿收賦租。元康二年五月詔令郡國被
災甚者毋出今年租稅並宣。初元元年關東穀不登民多困乏令郡
國被災害甚者毋出租稅。二年詔郡國被災什四以上毋收田租紀。哀帝詔他
紀。建始元年十二月郡國被災什四以上毋收田租紀。哀帝詔他
郡國災害十四以上民貧不滿十萬皆毋出今年租賦。平帝時天下
被災之郡不滿十萬勿收租稅本。

給軍免 二年蜀漢民給軍事勞苦勿復租稅二歲

假田免

初元元年江海陂湖園池屬少府者以假貧民勿租賦

新田補入

武帝時河東渠田廢亭越人令補入新田

武帝建始二年諸道租賦所振貸勿收又河平四年紀

已奉穀租又出粟稅貢禹

外有雜稅除其租錄之律師古曰租稅之法皆依田畝不雜計百物之
錄兩禹

漢山澤園池稅

古者山澤與民共財而蓋池園囿之與民共樂焉雉免皆得以往者
亦以天地之財非人主所得私也而所謂虞衡之設者要以理之使不
啼生之使不息以為天下不可勝用而已此所謂禁民為非之義也舉
而稅之其自戰國之君始乎殺郊關之麋鹿如殺人之罪據天地之有
以私人主之身而又立法以征之與民共財此意其替夫哉

園之山

澤園池之租本以給供養而少府掌之其後後古虞衡

之意而置水衡方始取少府之所謂山林園圃之稅而付水衡以平之然他日
猶有江海池澤屬少府者而海丞果丞猶掌之於少府之下則亦盡之
也惟文帝時稍弛其賦而後世猶有增益其稅而故為六筦之令其增
廢預行同有時節。少府掌山海池澤稅有官表少府掌山海池澤之
稅以給供養師古注曰大司農供軍國之用少府以養天子也。山林
池苑稅水衡都尉應劭曰古山林之官曰衡掌諸池苑故稱水衡師古
曰衡平也主平其稅入又曰水衡掌山林苑池

海丞果丞

平帝時置少府海丞各一人師古曰海丞主海稅果丞主果實

苑賦

文帝時六年大旱蝗令諸侯無入貢苑山澤。取出澤者有稅初設六
筦之令諸來取名山澤衆物者稅之王莽
魏武帝初平表氏以定鄴郡令收田租以粟四升戶絹二疋綿二斤餘
皆不得擅與

晉食貨志

晉武帝並吳之後制戶調之式丁男之戶歲輸絹三疋綿三斤及女次
丁男為戶者半輸。成帝季年權賦民男丁歲穀三斛女子半之疾疴
又半之戶調絹不過數丈綿數兩事小役希民多富實新附者皆給復

除通

比齊舊制

未娶者輸半衣租調有妻者輸一床無者半床陽翟一郡戶至數萬籍
多無妻有司劾之帝不許由是奸欺尤甚戶口租調十已六七清河三
年定令乃率以十八人受田輸租調二十充兵六十免租役六十六還
田免租調一人一床調絹一匹綿八兩凡十斤綿中折一斤作絲墜租
二石義租五斗奴婢準良人之半牛調二丈墜租一斗義租五升墜租
送臺 義租納郡以備水旱

後周舊制

文帝霸府初開制司賦掌賦均之政令凡人自十八至六十四與輕疾

者皆賦之其賦之法有室者歲不過絹一疋綿八兩粟五斛丁者半之
其升桑土有室者布一匹麻十斤丁者又半之豐年則全賦中年半之
下年一之皆以時徵焉若難凶札則不徵其賦司徒掌力役之政令凡
人自十八至五十九皆任於役豐年不過三旬中年則二旬下年則一
旬起徒役無過家一人通

唐制

高祖太宗初制為租庸調法田制二百四十步為畝畝百為頃男年十
八已上人一頃八十畝為口分二十畝為永業凡受田者丁歲輸粟二
斛稻三斛謂之租丁隨鄉所出歲輸絹二匹輸絁二丈布加五之一綿
三兩麻三斤外蠶鄉則輸銀十四兩謂之調用人之力歲二十日閏加
二日不役者日為絹三尺謂之庸水旱霜蝗耗十四者免租桑麻盡者
免調田耗十之六者免租調耗七者諸役皆免租以敏獲險易遠近為
差庸調輸以八月發以九月同時輸者先遠民皆自築量州府歲市土
所出為貢

元宗開元中頒租庸調法于天下好不過情惡不至溢於是詔買者選
地而罰之

括羨

是時天下戶未嘗升降監察御史宇文融獻策括籍戶口羨田逃戶有
占者給復五年每丁稅錢千五百以攝御史分行括實陽翟尉是父景
上書言其不可**元宗**方用融乃貶景諸道所括客戶八十餘萬田亦稱
是州縣給旨張虛數以正田為羨編戶為客歲終籍錢數百萬緡。物
租庸調之法以人丁為本自**開元**以後天下戶籍久不更迭丁口轉死
田畝賣易貧富升降不實其後國家後費無節盜起兵興財用益耗租
庸調法弊壞自**代宗**時始以畝定稅而畝以夏秋大曆元年詔流民還
者給復二年田園盡則授以法田天下苗一畝稅錢十五以國急不及
秋方苗青則征之號青苗錢又有地頭錢每畝二十通名青苗錢。**德**
宗時道資請以諸道津會置吏閱商賈錢每緡稅錢二十竹木茶漆稅

十之一以贍常平復請稅間架筭除陌而民益怨及涇原兵反皆罷之
陸贄說德宗曰請革其大甚者大畧有六一曰國家賦稅之法曰租
曰調曰庸其取法遂其飲財均其役人固有田則有租有家則有調有
身則有庸天下之法均一雖轉死莫容其奸故人無恤心又曰後帛人
所為也錢貨官所為也人所為者租稅取焉官所為者賦歛捨焉國朝
者令稅出租庸出緡調出續續布麻葛嘗禁人鑄錢而以錢為賦德宗
終不聽。德宗相楊炎遂作兩稅法夏輸無過六月秋輸無過十一月
置兩稅使以總之戶無主客以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商稅三
十之一與居者均稅曰稅視天曆十四年墾田之數為定遣黜陟使按
比諸道丁產等級免鰥寡孤獨不濟者敢有加歛以枉法輸稅法既行
民力未及寬方鎮合從而歛用益不給而借商之令出矣

分三賦

憲宗分天下之賦以為三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宰相裴洎又
令諸道節度觀察調賣取於所治州不足則取於屬州而屬州送使之

餘與其上供者皆輸度支

本朝稅賦有四品

穀之品五稻麥黍禾帛之品十絹綾羅絲綿金鐵之品六金銀鐵銅
產之品六毛織雜子雜之品十布帛等共十

均稅

太宗至道三年勅應天下荒田許民請射開耕不計歲月未議均稅直
俟人戶開耕勝任起稅即於十分之內定二分為永額元龜。真宗
祥符六年上言者謂天下曠土甚多請差官檢括上曰今天下賦稅不
均豪富形勢之家田多租少貧弱之戶地薄租重實為賦事讀

編租

太祖開寶六年詔廣南州縣歲輸米稅舊每石加率錢一百六十今每
石止十文餘並放。高宗紹興二年詔書可將產錢四年應在前殘租
積欠除形勢及官戶州縣公人外餘不問有無專法一切蠲除。又二
十九年詔書諸路人戶積年欠負昨多祀赦文放至二十五年今將二

十六年二十七年分第四等人戶所欠夏秋租稅和買丁產諸色官物
並與除放○壽皇凡郊恩明堂赦皆放第五等戶欠租
寬間田之稅

高宗紹興二年詔曰昨詔論淮東八郡人戶佃田并免二年租稅將來
合行權納之歲可止據當年已種頃畝計數起納其後逐歲添展墾闢
到田畝亦據實數添納度人戶曉然易以安業如或州縣過數催追並
治違制之罪仍許人戶越訴

孝宗淳熙元年劄子切見兩淮自經踐蹂以來都國殘弊田畝荒蕪長
民之吏不以勞來安集之政為先是以見恤之詔今尚動九重之軫慮
夫為民病者莫甚於根括田畝而重增租稅何者兩淮之地異時率多
荒梗被四方之民指視歲棄鄉井而樂於遠至者以地刻厚而官賦輕
雖勞不憚方其請射之初實又廢不耕之地未暇計其畝步積以歲月
盡力墾闢方稍獲利其勤苦亦甚矣比年以來州縣見民間漸次成業
以其不無寬剩之數每行括責復增在歛其實公家所得至微而令民

頗擾不安其非撫字惠養之意淮甸之間民非士者平時極意存恤
恐不能寧居一或擾之則率而之他矣此地之所以不加闢民之所以
不加多也近者朝廷行下湖北路開墾荒田不許逼檢仰見聖德於念
元元之意又况兩淮之地與湖北事不同先宜存撫欲望我聖慈令兩
淮湖北已得指揮今後民戶墾闢田畝止令送納舊稅不得初法增添
度錢民被實惠漸成富實奉聖旨依準

緩下備之租

又八年劄子切見今州縣催科之責皆在縣令得人彼固自有處若非
其人其權盡出於胥吏之徒多護其黨且如監司州郡人吏有產者未
嘗納官物假使納破未嘗足數蓋縣邑之庇也至於縣邑人吏又復自
庇又各庇其親黨拖欠官物歲歲有之豈獨此哉攬納等人攬民戶錢
物在已不盡以輸官例是計會鄉司互相蒙蔽而鄉司等人亦復與之
為市膠固深結牢不可破此兩色者所欠稅賦初未嘗足唯祥符三年
郊赦與夫水旱異恩放至某年則彼固皆脫然無累矣至於貧民下戶

物未嘗沾尺寸升斗之恩故朝廷實惠悉為虛文者良由此蓋有說彼
縣邑催科既庇其大者雖多不問乃治其小者至絲粟不貸安得有隔
歲不納者乎故小民所欠尺寸升合往往出引追遠絡繹道路不問其
數多少與已納未納並行決捷流血盈庭所不堪聞又分委佐官謂之
比校所欠稅戶累累枷錮口無漿飯而身被楚毒往往狼狽而死倚郭
大邑大抵如是人不為恠而况山僻小邑又可知已然則和氣安得不
傷水旱安得不作臣愚以為宜令州縣索簿點對有人吏之不納攬戶
之不輸者並行斷罪即時監納仍出榜令人陳告至於下戶所欠稅賦
夏稅二尺以下苗米一斗以下令各縣不得追呼及行決捷如此則所
欠多者不得容隱所欠少者度免追擾矣夏稅二尺以下苗米一斗以
下止是數百文上下錢利害又自各有大保長催納必不至拖少臣所
以致免其追呼決捷者有利於民無損於官故也今夏稅未及下限苗
米亦未及下限苗亦未起催朝廷約束政可施行伏望聖慈以臣所言
制施行下州縣仍令監司太守觀察所部有催科不擾撫字有方者具

實為關有催科煩擾為害小民者以名中奏慶州縣之間有所懲
不至循習以傷和氣聖旨依

禁受納情弊

仁宗慶曆七年四月二十三日臣寮上言切見諸路轉運司廣要出刺
求媚於上民之輸租已是大半之賦享有加耗謂之潤官江西諸州軍
體例百姓納米一石出刺一斗往往有聚斂之臣加耗之外更要一斗
以萬數積累則所聚之數不少且以江西路歲伯萬石為准若每石米
一斗以百萬石出刺已及十萬石米數若在民間米價必不至騰貴一
且於民間取十萬耗入官則民下必食貴米理為的然此只租引一路
之弊如此况天下之廣其弊可知臣願陛下閱其奏目或有橫加收斂
以為出刺乞賜賤黜使民知陛下之意上諭之曰古稱聚斂之臣過於
盜賊今如此措斂是與朕結怨於民也遂下諸路止禁之。高宗紹興
元年即位赦文內云比來州縣受納稅賦務加槩量以規出刺可並行
禁止。紹興七年進呈論諸路和糴米加耗太多如饒州一石至收四

斗下提刑司體究上曰郡守謂誰依體究得實當痛與懲戒。二十四年進呈臣察言諸路州縣受納物帛官吏作弊邀難人戶將中程好物阻抑不受至用神油等退印損壞縱容攬子多取民錢將紕疎之物納官上察其為民害命有司申嚴見行條法行下令監司御史臺次第糾劾民有越詞者聽之。聖。淳熙四年勅訪聞諸路州縣月納人戶苗米徃徃過數多收斗面顯是違法重困民力四月六日三省同奉聖旨令諸路監司常切約束覺察如有違戾去處按劾以聞

誓宗輕重

太祖開寶八年詔納納不滿正許納價錢。仁宗慶曆六年詔諸路轉運司夏秋折賣自今於永納半年前榜諭之。紹興二十六年上宣諭曰前日臣寮有論川中折帛錢太重絹一疋私直不及五千而官估則取十千他物率皆稱是去歲裕民所蠲減價直不過一千而已須量與減損若只令行下看許未濟事不若便剗與四川總領司令契勘令蠲減數目申朝廷庶幾民受實惠。聖

上供數目

建炎元年即位故內云上供悉有常數後因臣寮奏請歲有增加不勝其弊仰諸路轉運司開具祖宗上供舊制及增添數目聞奏當損以舒民力。三年知婺州蘇運乞奏減年額上供繼上問祖宗額幾何輔臣對皇祐編勅一萬匹問今幾何輔臣指運奏言五萬八千七百九十七匹上驚嘆曰民將何堪時運奏乞減半上曰盡依皇祐法輔臣奏今用度與祖宗時不同上復曰與減二萬匹併八千有餘今數因若為定制仍令給以本錢。聖

詔令監司通融州縣

淳熙六年三月御筆手詔朕躬節儉以先天下無暴征無苛取期吾元元躋于富康之域郡國之間宜若公私交裕矣今顧不然豈年樂歲中外少事或未免於匱乏州迫於縣縣迫於民其故安在無乃賦入寡而用費衆歟吏二十石有能有不能歟將輕費妄用莫知撙節歟彼等得不深思視所部為一家周知其經費而通融其有無廉察其能否而裁

抑其耗蠹數者備矣郡計何患乎不足郡計足則屬邑寬屬邑寬則民力裕則吾宵旰之慮釋國有信賞於彼何吝若乃有餘者取之不足者聽之逮其乏事然後從而劾之斯亦晚矣是則黜陟之行奚獨郡守而已諸道轉運其明知朕意

漕臣條具州縣取民色目

劄子臣恭觀今年三月二十四日親筆手詔曰豐年樂歲中外少事或未免於匱乏州迫於縣縣迫於民其故安在故分道置臺寄耳目於爾漕臣職當計度欲其計一道盈虛而經度之也職當按察欲其早正奏定毋使病民也聖意惻惻何其知民疾苦如是之深切也臣久在州縣粗知色目試論其所以然大率守令下車未循民事首請屬邑督責財賦必欲如數遵依方許還邑此之謂獻助錢又不測委郡丞職幕官下邑點檢責辦邑官認寢錢制抑無為有增少為多此之謂剛刷錢二稅就州輸納創為色目既倍收合耗重價折科又刷具合令統整一寸納一尺一合納一升謂之暗令錢酒稅不照用祖額止從重數謂之遊午

課利錢至於催到上供錢物之類申發鈔狀到州多行截留先填舊欠別行催發謂之改鈔錢及當支散赤衣賜拋降數目拘催謂之軍衣錢又有無額經總制補州用之類一一而足籍為定數按月解發曰板帳曰綱曰日格曰又有坊謂月椿弄有州子錢所在州縣名雖不同是皆州迫於縣之色目也督促之期急於星火每月輸委丞簿付催發稍有所虧動輒監繫大率不過教請上力勸誘預借非理利罰籍沒家產積欠既放而復催常賦已足而重納寄納官庫少有給還理索費到納官例多乾沒和買役錢歲有定額今平江諸邑無故追索人力砧基簿驅磨虛具失納和買役錢監催三年六科人力遇有交易方可買契今台州諸邑則有預借稅契錢候有契日銷還甚者多賣紙於入價增數倍應詞訟及胥吏行遣供責必勒令責買方與受理此風則江西盛行又有年計廣造惡酒應皂隸行鋪僧道倡優皆無幸免此風則秀州尤甚是皆縣迫於民之色目也臣欲乞自今以往取見州縣逐年收支之數量其入以為出凡縣道匱乏當自州郡假借苗稅容其從便輸納酒

稅使之隨宜措置少寬其積欠凡州縣財無滲漏有餘贏者則照對文
曆申朝廷不可作寬剩而剩不可作羨餘而獻雖殘日之數未能遽革
其間有名無寔不便於民違戾三尺如前所陳必痛行蠲除或守令有
愛民之寔則使之論薦其並緣為姦者按劾上聞如此則奉行詔旨裁
抑其耗蠹也七月十七日奉聖旨令諸路漕臣約束所部不得違失如
有科擾之處即具名按劾漕臣失覺察亦重寔典憲

修貢籍之利

淳熙四年戶部侍郎韓胄古劄子奏天下貢賦之籍朝廷不能盡知州
縣所入之虛寔州縣不能必知百姓所輸之多寡所謂帳目者皆臨時
以應故事而已是以州縣可以欺民間而恣其所慾朝廷不能制州縣
盈虛之數且當取於百姓延簿錄所書之數而此外巧立名色大率增
倍今朝廷所憑者州郡之帳籍州郡所憑者縣鄉之胥吏多寡任情輕
重無制隱落寬易其弊如麻豪民大斛與之為一則可以為壓貧戶細
民所欠有限則任其誅罰於是富者日益富貧者日益貧而國始病矣

臣嘗考唐制合天下之稅租其用有三其一曰上供今之戶部所入是
也其一曰留州今州郡繫官得用錢是也其一曰送使今轉運所得是
也今戶部所知之數則上供而已其留州送使蓋無得而攷焉若州郡
處處得人不可為官吏侵耗不為豪強隱落則蠲竭民力而取之亦是文
道不辨何益於事不但此弊而已朝廷不知取民之實數多寡任情輕
重無制民間合輸一石不止兩石合納一疋不止兩疋多取之罪則一
律而不言法禁縱弛民間將何所措手足哉今二稅之額秋苗自正數
之外有所謂正耗有所謂義倉有所謂本州耗又有所謂合令又有所
謂隨羅斛面出剩及倉例掃撮又有頭子勘合朱墨水脚市例磨費夏
稅正額外有所謂和買有所謂合令就整又有疇令折帛又有寬剩布
帛又有頭子勘合朱墨市例磨費亦何理哉此姑舉二說而言爾其他
征求又不止此為今之計謂且取見諸路大都財賦之所入稍依唐制
分為三等視其用度多寡而為之制自上供為始上供所餘則均之望
州留州所餘則均之送使送使所繫則必分地城悉歸於民朝廷不利

其贏焉然則自朝廷至於郡國取於民者皆有成數不可得而利出剩於其間然後整齊天下之帳目外而責任轉運使內而責任少部量入以為出歲考其能否而為之殿最州縣不得多取於民朝廷亦不多取於州縣上下相恤有無相通無廢事無傷財貢籍之成太平之基立矣此誠長久治安之至計也伏惟聖朝採擇而行之天下幸甚奉御筆批韓考古所陳周知民隱具造貢籍可擇一才之通敏者先次施行一郡侯已就緒當頒降諸路依做行之正月二十一日三省同奉聖旨令薛元鼎前去秀州依此將錢絹米斛等數帳目聞奏

論稅簿之弊

高宗紹興二年三月癸丑詔曰朕於民事未嘗敢緩而守令監司弗之察也訪問造簿之弊或奸藏狼籍民被其苦苛自今後應逃亡死絕詭名挾佃產去稅存之力不待造簿書特依法倚閣檢察推割庶使斯民猶堪給養而不被無藝之橫歛也如違令佐公吏並竄海島知通監司隱庇不舉發者同罪并許民力越訴

群書考索後集卷五十三

程